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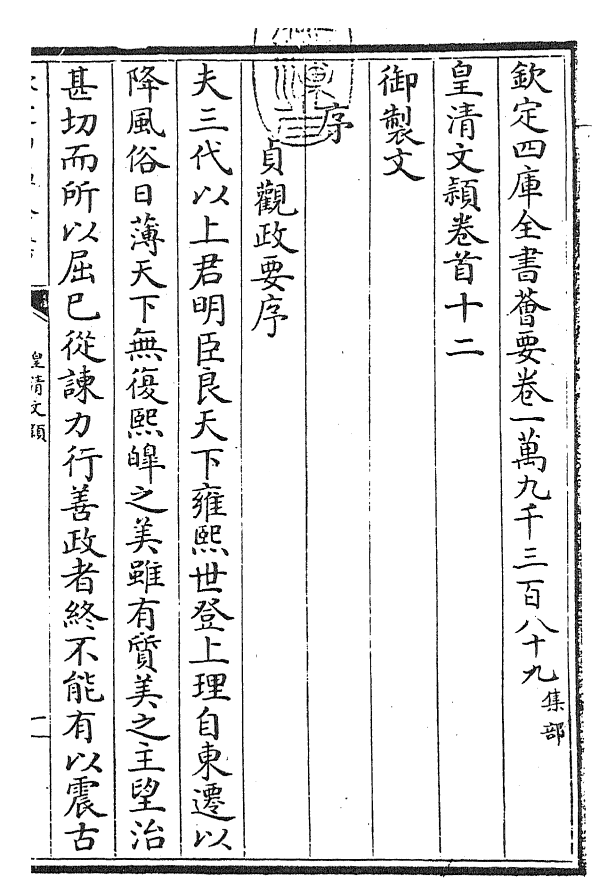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頴卷首十二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八十九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十二

御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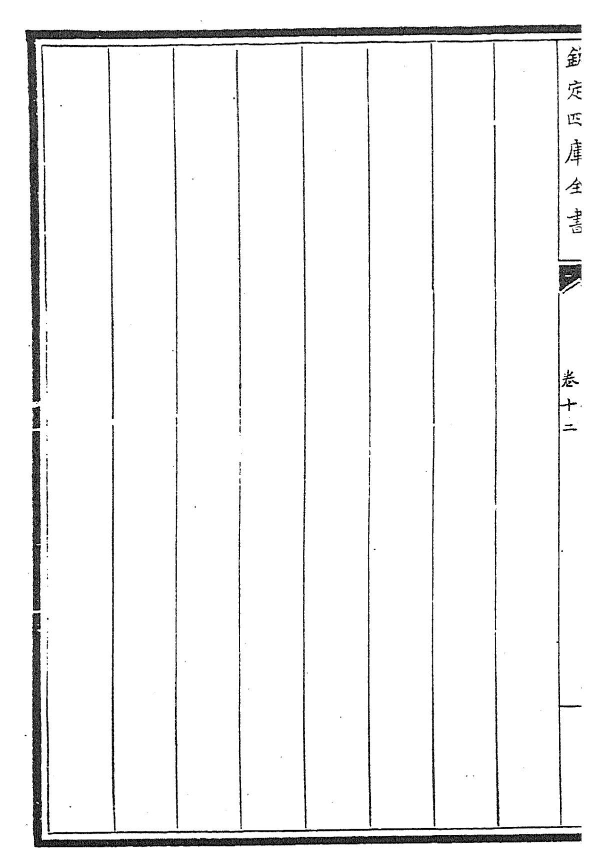
序

貞觀政要序

夫三代以上君明臣良天下雍熙世登上理自東遷以降風俗日薄天下無復熙皞之美雖有賢美之主望治甚切而所以屈己從諫力行善政者終不能有以震古

而鑠今及唐貞觀太宗以英武之資能用賢良之士時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諸人布列左右相得益彰葢自三代以下能用賢納諫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史臣吳兢纂輯其書名之曰貞觀政要後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風或取以進講元至順間戈直又刋其書以行於世余嘗讀其書想其時未嘗不三復而嘆曰貞觀之治盛矣然其所以致治則又在於用此數賢而數賢之中又推魏徵禆益為多然魏徵不能自必信用於

太宗以見其功業則又知太宗所以獨信魏徵言聽計從而見效若彼者固人君所當服膺書紳而勿失也書中分目目中有條條之末引先儒之言而論斷之其有望於後王也深矣人君當上法堯舜遠接湯武固不當以三代以下自畫然觀爾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義薄法術太宗之虛己受言諸臣之論思啟沃亦庶幾乎都俞吁咈之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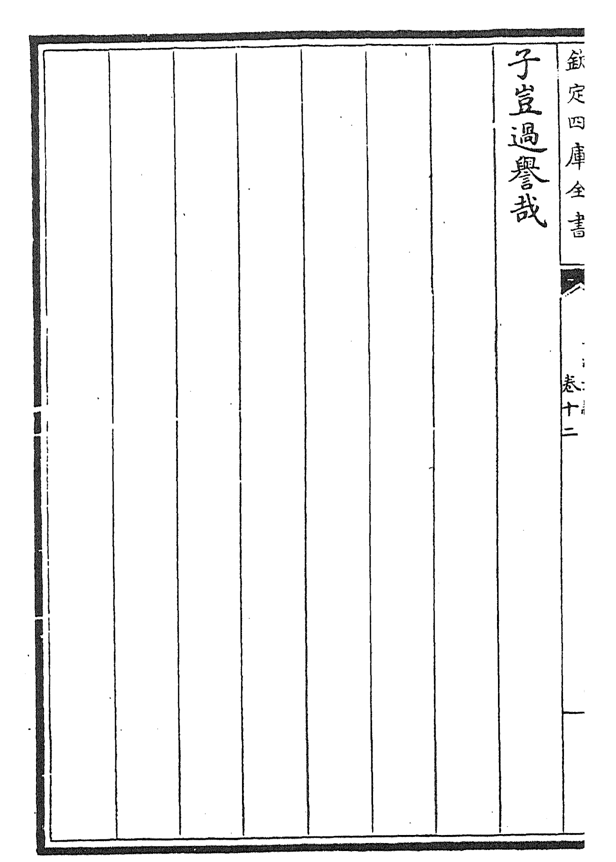


韓文公文集序

天下之事有其藝則必有精於其術無論小大精粗能使機應於心技凝於神則外物不能紛而後之習其藝者皆奉以為師法養叔治射離婁治規矩師曠之於音聲倉公之於病匠石之斤公孫之舞皆造其堂而嚌其胾傳之後世而無窮夫文亦天下之一藝也精其術可奉為師法者周有左氏漢有賈誼董仲舒馬遷相如劉向此數子者雖非見道之文要皆卓自樹立不合流俗

而其文之古樸亦非浮華澆漓者所能及迨自五代剖分文弊質窮天下之言文者務以藻繢為事娓娓如婦人言世道衰微人心由之偽薄至唐并天下蔚興文教殆百餘年而後昌黎以六經之文鳴天下由是言之文之係於世道人心亦大矣蓋昌黎之於文所謂造其堂而嚌其胾因文以見道以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也其自用之功在於培養仁義以為立言之本而其所得之趣則氣盛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至其不蹈襲前

人一語不煩繩削而自合規矩不顧世人之笑譽反刓以樸刻偽以醇粹然一出於正後之習文者皆奉為師法而莫有能加焉噫亦至矣雖然公非徒長於文者其道德謨猷皆有唐一代之特出而不能大顯於憲穆之朝者氣運之遷流非人力所能挽耶抑使之少抑于一時而終揚於萬世耶將全於此則不能全於彼耶孟子距楊墨而道以之傳昌黎排老佛而道亦因文而見起衰反正始若未之信終大顯於時蘇子瞻以之上擬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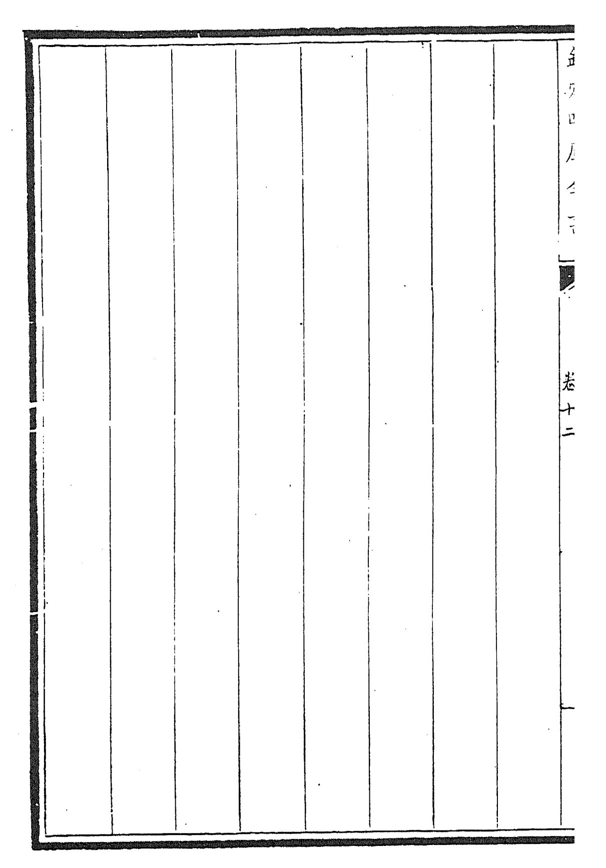
子豈過譽哉

杜子美詩序

夫自上古康衢有擊壤之歌虞廷有卿雲之詠帝與臯陶禹益諸臣敕命賡歌拜手颺言於一堂歌詠之興有自來矣爰逮姬周公旦公奭調宮協徵律其節族舂容乎大篇堂皇乎雅辭化自二南達於列國上自公卿下至黎庶至於變風變雅亦莫非忠臣義士攄其忠悃發為歌辭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皆可以勸懲當時為教後世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孰謂詩僅緣情

綺靡而無關於學識哉然三百篇之詩不拘格律而音響中度所謂大羹不和而有至味也漢變四言為五言間亦有七言之體至魏晉而音韻愈盛入唐而格律益精鹽梅之設大羹之害也七竅之鑿渾沌之賊也至有不言性情而華靡是務無勸懲之實有淫慝之聲於詩教之温柔敦厚不大相剌謬乎是以言詩者必以杜氏子美為準的子美之詩所謂道性情而有勸懲之實者也抒忠悃之心抱剛正之氣雖拘於音韻格律而言之

愈暢擇之益精語之彌詳其於忠君愛國如饑之食渴之飲須臾離而不能故雖短什偶吟莫不睠顧唐祚繫心明皇蜀中諸作尤致意焉屈原放逐離騷是作後代尊之為經子美之詩亦因其顛沛流離抱忠秉義不究其用垂於詩以自見故後世宗之參之於三百篇之列若夫較一字之長爭一韻之巧摛華藻於篇章誇博贍以耀衆者藝也非所以求子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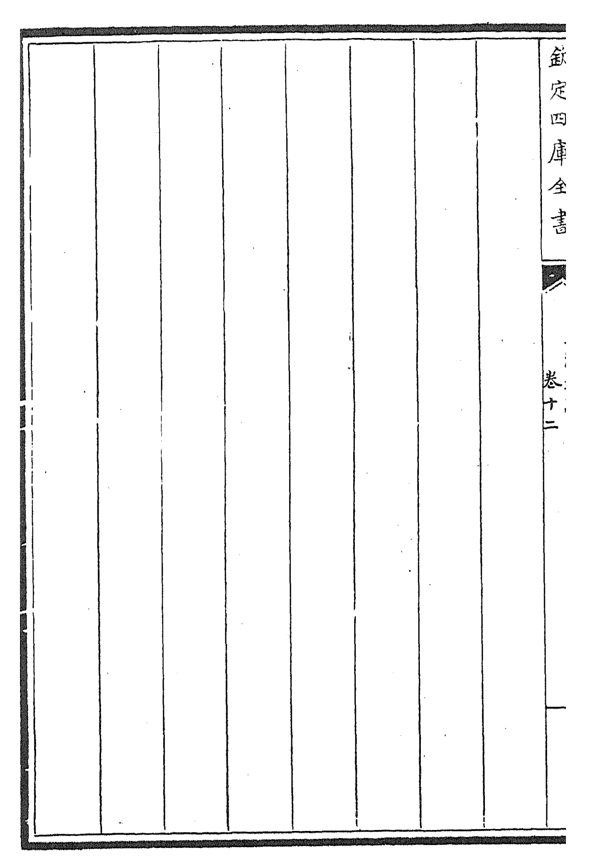


朱子資治通鑑綱目序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春秋亦一編年之書而曰亂臣賊子懼者蓋謂彰善癉惡比事屬詞誅奸諛於已往杜僭亂於將來使亂臣賊子不畏王法者讀此書而知懼豈非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哉三代而下孔子之道幾乎息矣故臣叛其君者有之子背其父者有之而亂臣賊子無所忌憚子朱子生於周程之後修明絕學深痛而甚憫之祖夫子春秋之筆削因溫公通鑑之書

更創義例為書曰資治通鑑綱目其自序曰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洵哉善善惡惡是是非非具於一篇之中而無不備矣然後人知忠臣義士必獲天休也雖不用於一時而後世莫不褒歎效法之恐後也亂臣賊子必攖天誅也雖幸免於當世而千載以下公議莫逃也彰善癉惡比事屬詞雖不足以盡春秋之義抑其大畧則可謂同揆矣夫三代以下傳世久遠者莫如漢唐當其盛時政教恩澤入民之深

非不可稱然其易代之際死君事者可數焉自修綱目之後士知顧禮義廉恥以事二姓為辱故南宋之末忠臣義士捐軀而徇王事不肯恐恥偷生以求苟活者屢見於史策之中且元代宋明代元無分析割據如前五代後五代之亂者亦因忠奸賢佞褒嘉貶斥凛若衮鉞人知有所懲勸懼見誅於後世也如是而謂之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其誰曰不然



送五弟奉

命往祭

闕里文廟序

雍正八年冬十月新修

闕里文廟告成殿廡門陛黄瓦丹臒既宏既隆圭瓚俎

豆鐏罍之器

頒自上方

聖天子親書大成殿大成門匾額復命良工重摹

聖祖御製文廟碑文孝思繼述重道崇儒兼備於此既
成例宜遣官祭告
皇父特重其禮
命皇五子齋居潔誠治裝減從以行余與吾弟夙夜之
與俱飲食之與共講習討論之日親至於今二十年兹
往千里之外能無依依繫戀而不忍舍顧思人自孩提
以至於老大讀孔子之書未必能志希賢聖窮理探源
以至於知孔子之道也幸而知之矣而私累之未捐精

進之不勇則鮮能行之既行矣未有不心慕孔子欲登
其堂而入其室者吾弟力學敦修不敢自懈於聖人之
道者有年矣今奉
命往祭
闕里瞻宮牆之數仞則欲得其門而入以見宗廟百官
之美富也對聖貌之巍巍則思溫厲恭安如在其上而
自省其躬修也遊禮樂之區想見金聲玉振之氣象是
行也不益以增其嚮往服行之心而為有生一大快乎

皇父猶有後命命吾弟祭闕里畢即往致祭岱宗吾弟往哉昔孔子嘗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述之蓋謂得登聖人之堂與聞聖道之精深廣大則諸子百家羣言皆小也猶之登泰山之高者得覩其嶔岑峻極則峛崺培塿皆不足言也吾弟既登聖人之堂又登泰山之高誠敬之日積仰止之日深視瞻之廣濶胸次之豁然古文人學士所謂遊名山大川以助其文思筆力者又烏足云哉

稽古齋文鈔序

天地間有大本焉孝悌是也有大文焉詩書是也有本有文積於中而發於外有德之言是也孝悌以立其本詩書以暢其支而因發為有德之言英華暢達而不可掩能全此三者寡矣至若生帝王之家居富貴之地子道臣道交萃於躬夙夜匪懈篤念天顯尊聞行知究極於高明光大之域非以道自勉者能乎哉吾弟少於吾甫三月

皇父在潛邸時育吾二人於東西室及九歳讀書同受
經於傅先生至十二歳時吾隨侍
皇祖宮中不能朝夕共處者蓋半載及我
皇父位登宸極妙選天下之英賢以教育吾二人凡八
年於兹矣斯邁斯征日就月將以期不負
皇父顧復燕貽之至意無時敢自懈也八年秋九月吾
弟彚訂其序論雜文詩賦凡若干卷而屬序於余余曰
吾輩所重豈止於文而已耶必若向所云三者皆克全

之然後盡吾職焉吾弟在
皇父膝下二十年愛敬懇摯從未有過愆與吾自孩提
以至於今且孺且耽怡怡如也從諸先生敬業一堂既
饜飫於詩書矣而發為文詞觀其言藹如考其意不外
古聖賢名儒之旨所云三者翼翼焉亹亹焉日進而無
疆豈止以文自鳴者哉余既以同氣之親相親相勗於
平日晨夕之與俱筆硯之與共爾我形骸之悉化茲序
其文其夷懌欣暢又當何如乎

執中成憲序

惟我
皇考法天行健一日萬幾宵旰不遑猶以其間簡命儒
臣採録經史子集所載自古帝王𤣥德顯功訏謨大訓
以及名臣奏章先儒語類深切治道者次第進呈
皇考親為刪定命曰執中成憲始於雍正六年仲春成
於十三年中夏未及刊布而我
皇考遽遐棄臣民予小子煢煢在疚未之前見也嗣統

既月勉從諸臣請躬涖庶政始發而讀之既卒業然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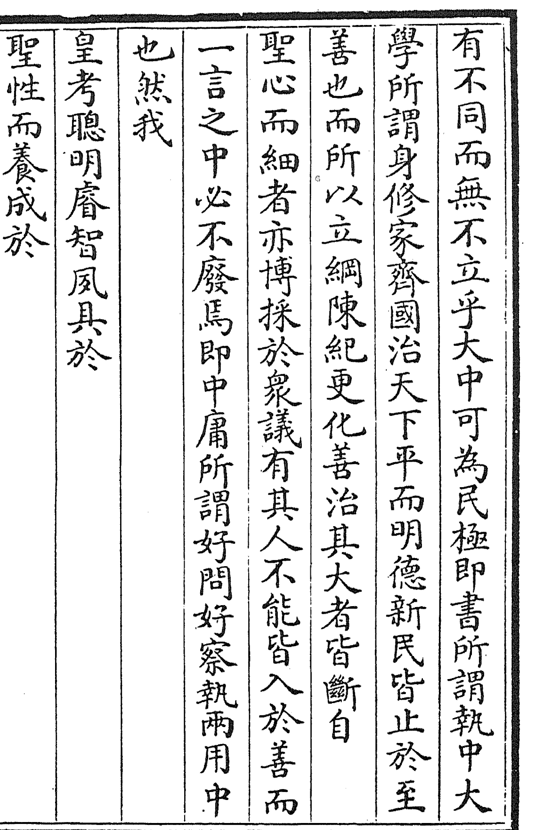
聖心聖學實與堯舜孔子同揆而汲汲於是編則專以啟廸我後人示之標準也間甞殫思大學一書竊見仲尼祖述堯舜之實義焉其所謂明明德者即虞書所謂道心也所謂明明德者懼其為人心所蔽也所謂格物致知者嚴辨人心道心之界以盡萬事萬物之理即書所謂惟精也所謂正心誠意者力祛人心之雜以致道心

之純即書所謂惟一也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
止於至善者即書所謂允執厥中也然極乎執中之量
則惟堯舜為無歉而中之散見於萬事萬物者則不惟
三代聖王即秦漢以後仁厚英哲之君下及中主亦必
有一事二事之合焉不獨臯夔益契伊傅周召孔曾思
孟即近代羣儒文士亦必有一話一言之合焉故中庸
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中之
理無事無物而不具亦無人而不知是即明德之根於

性而不息者而惟舜能察之惟舜能執之惟舜能用之故善與人同合德於天地我

皇考編定是書自二帝三王之事古聖賢之言下逮羣儒文士之可節取者無收而不遺用是道也

皇考之治天下無一事不審其則無一物能匿其情即書所謂惟精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無一時之不敬無一念之不誠即書所謂惟一大學所謂心正而意誠故凡施於政教者或予或奪或寛或嚴或抑揚遲速之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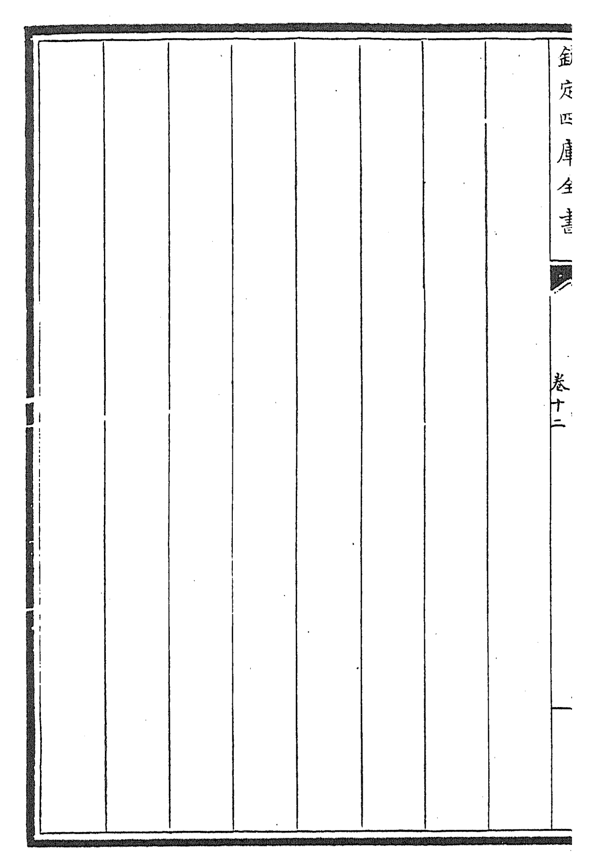
有不同而無不立乎大中可為民極即書所謂執中大學所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也而所以立綱陳紀更化善治其大者皆斷自聖心而細者亦博採於衆議有其人不能皆入於善而一言之中必不廢焉即中庸所謂好問好察執兩用中也然我

皇考聰明睿智夙具於

聖性而養成於

聖學者已數十年故
皇考之惟精乃不思而得
皇考之惟一乃不勉而中
皇考之執中而化成天下乃從容中道無為而成豈復有資於是書所以
親為删定者正恐在後之侗㥕然無見於執中立極之道爰示之以成憲也豈惟予小子奉以終身惟日兢兢無敢踰越哉世世子孫苟能服膺勿失而溯其淵源則

於堯舜孔子之道一以貫之矣豈惟君人者舍是無以建其有極以消天下之偏陂反側哉凡百有位果能是訓是行則上之可輔理成化以著勳猷而下亦可以謹身而寡過於以謨明弼諧共臻喜起明良之盛無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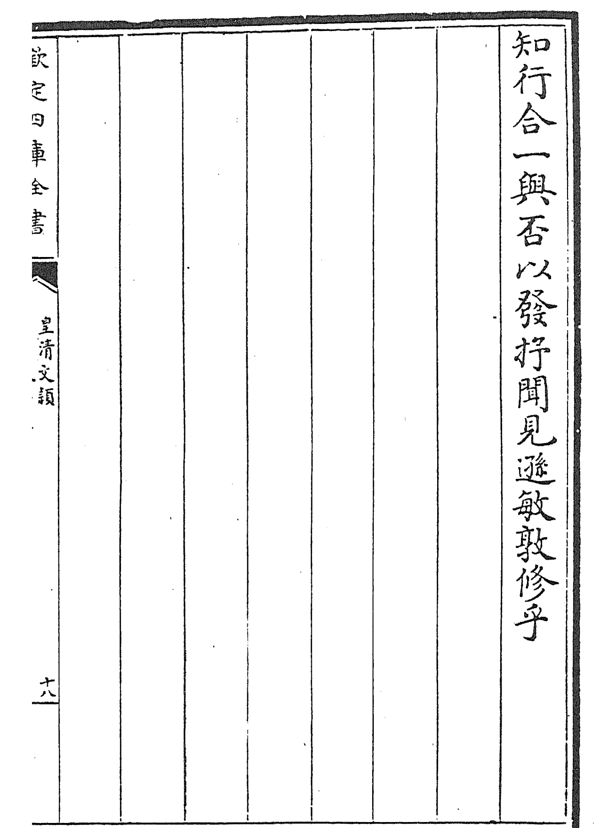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日知薈説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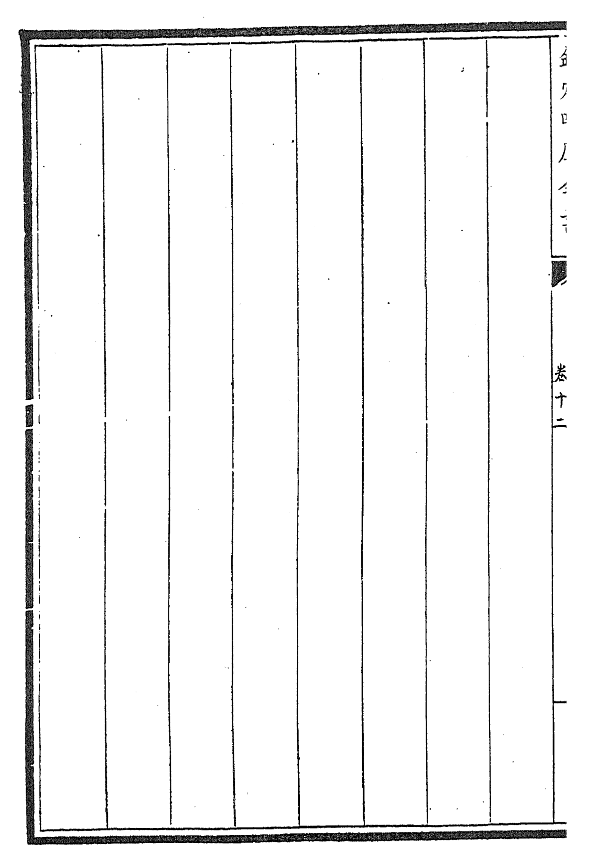
日知薈説者取予嚮日日課所為文刪擇編次合而録之爰定之以名也予禀承

庭訓懋學書齋留連往復於六經四子之書求其義藴精微旁搜諸史通鑑考定得失區明法戒以至儒先緒論詞苑菁華莫不遍覽雖究心探索饜飫其中然考之古聖賢躬行實踐之學蓋㦗焉而未逮自十有四歲學屬文至於今又一紀矣其間日課詩論雜文未嘗少輟積

成卷帙瑕瑜各半踐阼以來萬幾待理豈復得如曩時專志篤學日與良師友敬業樂羣於翰墨之場哉紬繹舊聞念兹弗釋因取其精去其疵録其正棄其偏合二百六十則釐為四卷而舉凡道德性命之旨學問政治之要經傳之淵源古今之事跡莫不畧見梗概夫日知之說出自子夏繼以無忘所能必所知者日新不失而賡續以極於高明乃為學問竅要若予嚮日所得尚非空言而無濟實用則今班朝莅政之間豈不足自考其



知行合一與否以發抒聞見遜敏敦修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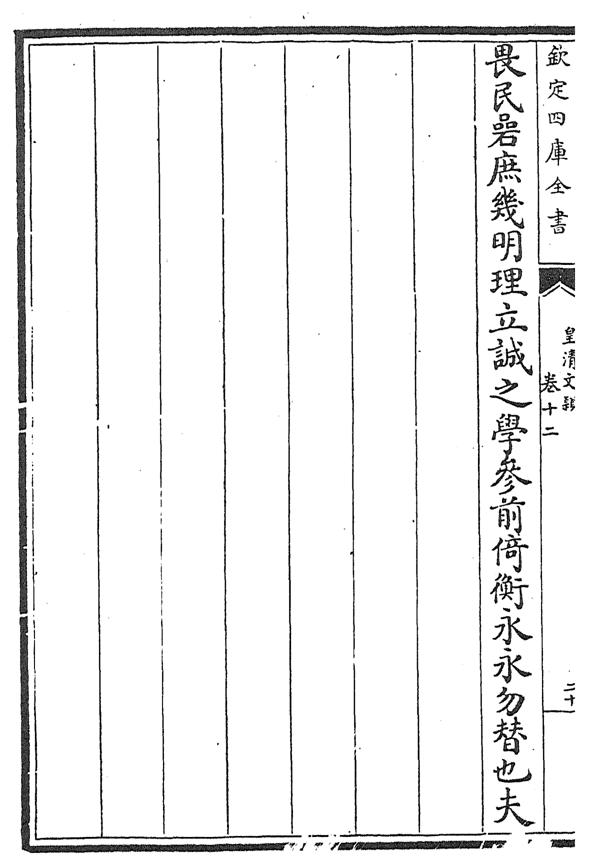


樂善堂全集序

朕少讀尚書見二帝三王以及繼世之哲后君臣咨警惟是身心性命之本原其敷政命官亦惟根柢道德而不規規於事為之末及考詩易四子之言凡論政者皆與書所稱同其指歸互為表裏其後博涉諸史則雖明盛之世所殫心竭慮者大概詳於事功而畧於本原教化之升降治象之崇卑其分岐實判於此用是日有孜孜求所以取道入德之門徑

皇考示以明理立誠之大訓而畧得其統貫又念修辭
必本乎誠故凡見於古文詩辭者咸以是為宗而不敢
有貳焉往者歲庚戌曾録數年中所作序論書記雜文
詩賦次為十有四卷置諸几案時就所言以自檢其行
嗣是所作盖四倍前繼序以來躬理萬幾兢兢業業惟
恐一事失宜負
皇考付屬之重思如曩時從容文墨之娱不可復得然
少有餘閒未嘗不考鏡經史以自觀省爰取庚戌文鈔

所載存十之三續作未訂入者存十之七總為一編共若干卷非欲以文辭自表著蓋是集乃朕夙昔稽古典學所心得實不忍棄置自今以後雖有所著作或出詞臣之手真贗各半且朕亦不欲與文人學士爭巧以轉貽後世之譏則是集之輯有不得已者記曰本諸身徵諸庶民曩予自檢所行以勉副所言者乃日用酬酢之常今之所行事無大小莫非政教之平陂生民之苦樂相倚不可以中立者也因此益自警惕而克艱天位顧



畏民碞庶幾明理立誠之學參前倚衡永永勿替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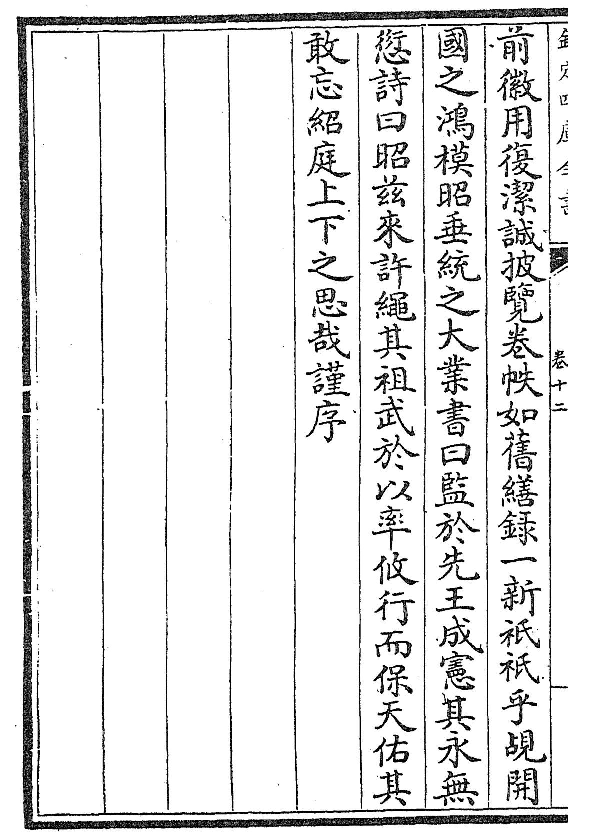
太祖高皇帝實錄序

粵稽自古帝王乘時建極膺天命而佑下民豐功駿烈垂諸史乘炳炳麟麟是以紀言紀事必詳且核焉况於聖人首出開物成務經緯天地奠麗河山智勇沉深謨猷訏遠布為法則著為章程將使後世子孫繼繼承承遵循罔軼詎不重歟洪惟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姿受

天眷命誕興東土爰總義旅適求厥寧九國連兵相向一怒而討平之明人四路來攻亦尅日盡殲於境外師出有名光明俊偉威愛並立近服遠懷當是時羣部來歸英豪響附舊跡遼瀋之間而號令行於萬里帝業之興何其神也由是天人協應建國紀元修明庶政教育羣倫創國書分旗制申軍令定禮儀經營締造之際旰食宵衣不遑暇逸顧乃綱舉目張傳之億萬年而不可易心法治法與二帝三王有同揆也

太宗文皇帝繼天登阼命儒臣敬輯
實録規模畧備
聖祖仁皇帝復加蒐考修纂成書尊藏内府並貯史宬
惟是山川疆土以及臣僚名氏前後間有異同清漢之
文或簡或緐未經畫一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懼有舛訛特開史館重加校訂按日
進呈
親為閱定朕纉承丕緒仰體



前徽用復潔誠披覽卷帙如舊繕錄一新祇祇予覩開國之鴻模昭垂統之大業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昭兹來許繩其祖武於以率攸行而保天佑其敢忘紹庭上下之思哉謹序

太祖高皇帝聖訓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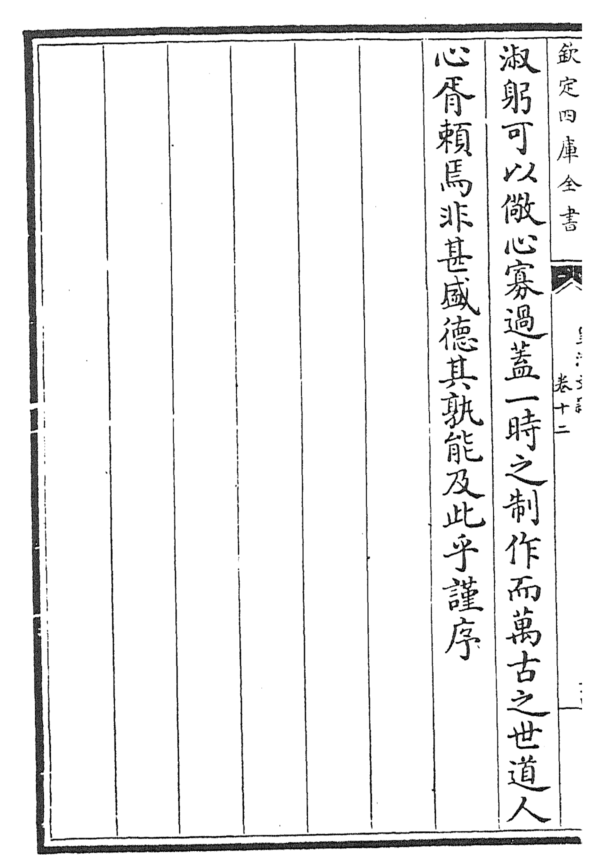
朕惟神聖首出濟世覺民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統而有之葢仁義中正之極定於厥躬布諸紀綱為巍巍之帝業頒諸誥令成洋洋之聖謨文教彰明覃被海宇炳乎如日月之照臨窮天地亘古今而莫不仰焉於戲盛哉洪惟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體肖二儀量包六合應期受命肇

建丕基叶雲雷以展經綸法四時而宣教化六師順動九有輸誠拯生民於塗炭之中轉宇宙為平成之運當是時締造維新規模盡善武緯文經萬物咸覩亦既布在方策傳信億年矣乃若心通造化道綜百王吐詞成經發聲為律闡貞一之旨明至善之宗論聖學則以正心修身為先辨君道則以求賢聽言為要昭晰乎

上天降監之原無忝不將之以敬畏申儆乎君臣契合之誼每事必體之以公誠以至班朝治軍明刑制用靡

不敷陳至理約而該複而不厭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
我
聖祖嘗命儒臣編輯
聖訓四卷類聚條分燦然明備朕紹膺統緒追契徽猷
口誦心維匪伊朝夕仰見義蘊之淵閎典章之畫一庶
政之周詳直與帝典周官同其廣大顧金匱石室之藏
廷臣無由得見是用敬加剞劂宣示萬方俾我子孫臣
庶率而循之世世罔斁奉之蒞政可以致治保邦準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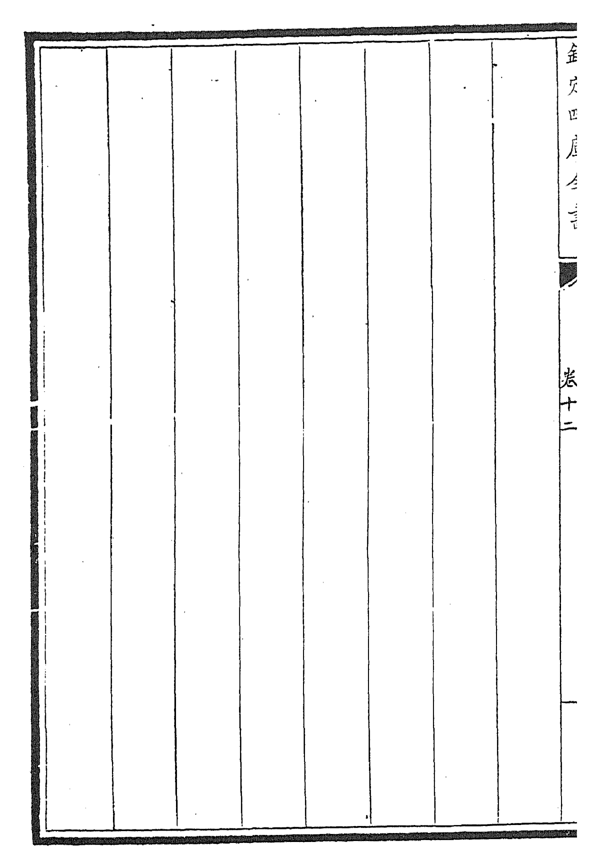
淑躬可以儆心寡過蓋一時之制作而萬古之世道人心胥賴焉非甚盛德其孰能及此乎謹序

太宗文皇帝實録序

洪惟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寛温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
道顯功文皇帝徇齊敦敏廣大寛仁早從
太祖贊襄大業才德冠世中外歸忱迨乎嗣統之年敦
宗睦族戢衆安民御將行師開疆拓土軍威震疊而以
不嗜殺為心武功赫濯而以善養人為務存朝鮮故土
字蒙古遺氓明政不綱天人共憤且舊與我國有隙於

是應天順人率師直抵燕京聲罪致討猶念彼為中國
功垂成而弗取天性仁厚大度豁如固已超越百王包
涵六合矣至若建官分職推賢舉能愷澤厖洪刑章平
允設制科以崇文教開言路以重忠良隆規鉅典巍乎
煥乎皆一統之大猷百世之良矩也
世祖章皇帝輯為
實録六十有五卷
聖祖仁皇帝命儒臣蒐討訂正繕録成編尊藏惟慎

皇考世宗憲皇帝孝切崇
先敬加披覽以前後字句之未盡畫一也復令臣工校
對而
躬為閱定焉朕仰承遺志莊誦繹思用竣厥事緬惟帝
典商盤前王之懿範也天球琬琰宗廟之重器也昔之
君珍為世寶奉以無墜矧夫典章所紀謨烈所垂造邦
制治之圖啟泰貽安之要煌煌簡冊世昭法守何止帝
典商盤天球琬琰之寶重也耶謹序



太宗文皇帝聖訓序

聖人之情因辭以見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蓋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本乎至誠施諸命令無意於辭而理臻其極歷觀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典謨訓誥釐然具存後人奉之為經列在學宫為載籍首矧夫運際開天功存繼志制作侔造化教澤被生民天下之文章孰有大於此者乎欽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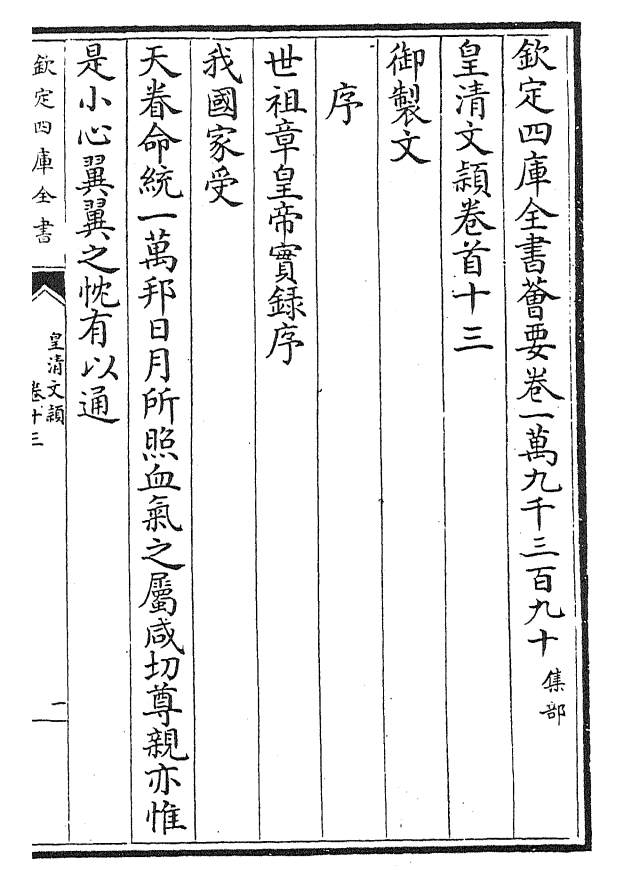
太宗應天興國弘德彰武寛温仁聖睿孝敬敏昭定隆

道顯功文皇帝英姿挺出聖武布昭大智如神淵衷若
谷及登寶位疆宇日增厚祿以養賢勤身而率下恩威
所及大畏小懷政教所孚遠來近説皇哉何化理之神
也至若敷陳治道誨諭臣民不尚虛文惟崇大體謂行
善所以事天而遠利始能服衆闡伊尹一德之訓稱曾
參三省之言以勸農講武為立國之大經以考古讀書
為服官之要務自立綱陳紀以逮服飾器物之間或即
事以宣猷或因時而定制洪纖咸備張弛攸宜葢察理

精故見之也遠更事久故慮之也詳用能承藉丕基佑
啟
聖哲是誠億萬年繼往開來之極軌也順治中嘗因記
注舊文纂修
聖訓一書未竟厥緒
聖祖仁皇帝特命儒臣詳加編輯事以類分凡二十有
八言以條舉凡一百一十有一彙為六卷體要著明朕
在宮中嘗

皇考恩勤教育定省之時備聞
祖訓嗣膺大統志切纘承晨夕披陳尋繹仰見心符道要語中機宜旨藴閎深函蓋天地文辭昭晰彪炳日星垂裕後昆永昭法守用是勒為成書敬授剞劂頒示中外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又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我子孫臣庶其誦習遵循永敬承於世世哉謹序

皇清文穎卷首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九十 集部

皇清文頴卷首十三

御製文

序

世祖章皇帝實録序

我國家受

天眷命統一萬邦日月所照血氣之屬咸切尊親亦惟

是小心翼翼之忱有以通

帝載而昭來許故乃朝廷宮府之政罔不參稽古訓溥

協人心制定於一時而慮周乎萬世重熙累洽至於今

茲海隅蒼生穆然想見盛德信乎開國之規模詒謀遠

而流澤長也洪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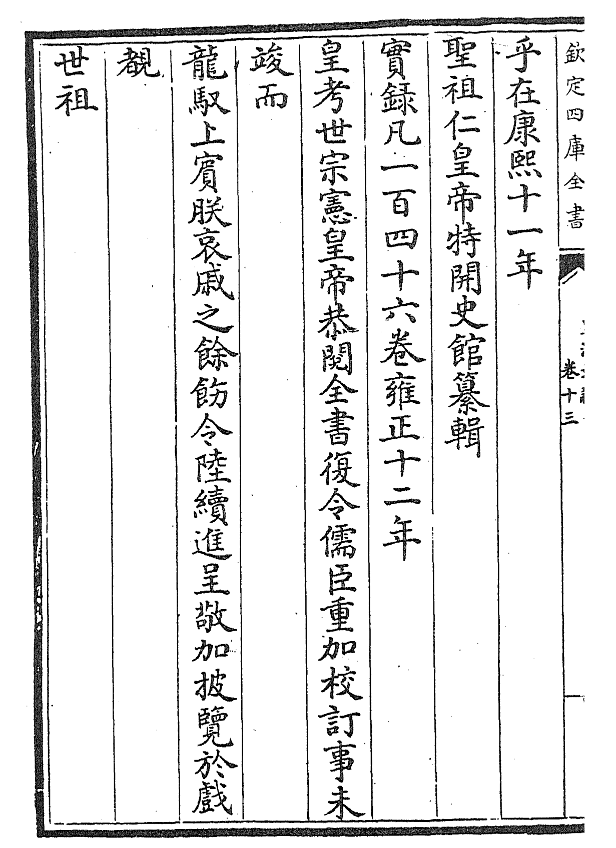
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

仁純孝章皇帝神靈天亶冲齡踐阼紹我

太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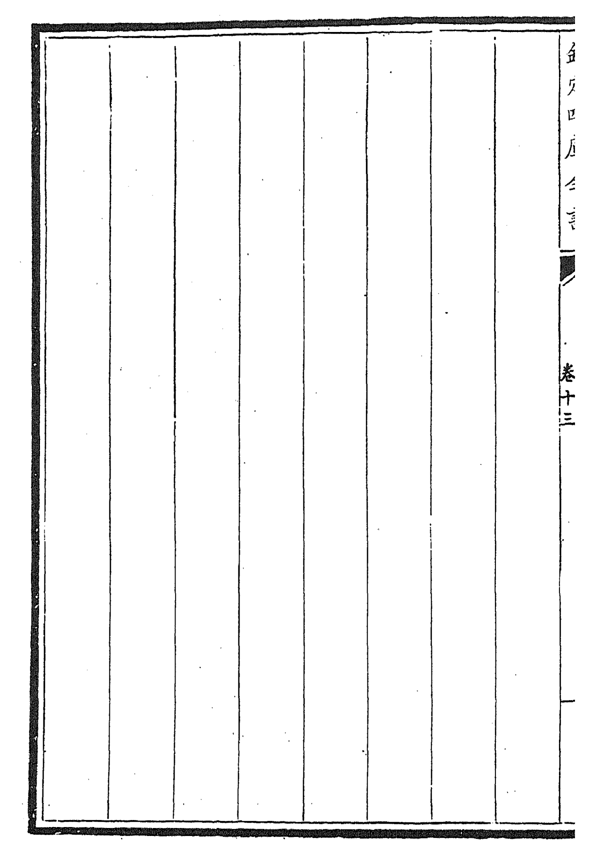
太宗丕緒懋建大猷勤思上理當是時流賊已入京師

明祚已成板蕩遂因明將吳三桂之請命將士入關定
燕京殄羣寇挈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袵席之上爰
主
郊禋式頒正朔自古得天下之正未之有比也政令彰
施百度具舉滌前代之煩苛沛興朝之膏澤治化翔洽
達乎四表由是制禮作樂敷教明刑虛已以尚賢推誠
以納誨斟酌損益兼至中而時措之著為謨訓載在簡
編皇哉唐哉子孫世世守之以成久安長治之業於是



乎在康熙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特開史館纂輯
實錄凡一百四十六卷雍正十二年
皇考世宗憲皇帝恭閱全書復令儒臣重加校訂事未
竣而
龍馭上賓朕哀戚之餘飭令陸續進呈敬加披覽於戲
覲
世祖

聖祖經綸之鉅典則知創業之甚難念
世宗繼述之深衷則知守成之不易方策可傳者紀綱
之成軌夙夜罔間者兢業之一心敢弗繹思而敬承之
以逕
上天無疆之庥則是書也誠致治之權輿萬年之鴻寶
矣謹序



世祖章皇帝聖訓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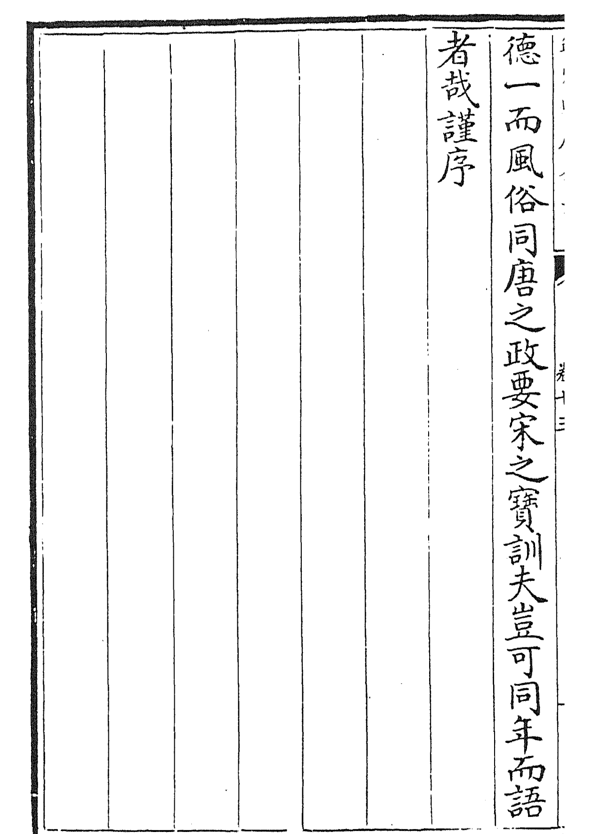
古昔帝王應運而興開物成務有君天下之規模凝命勅幾有師天下之典則故言出而成經教思所被率土歸仁歷觀往代紀載肇乎二典彝倫敘於九疇罔不播為成憲炳若日星簡籍具存可考而知也欽惟

世祖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秉岐嶷首出之資建永清大定之業冲齡踐阼統一車書義問達乎梯航仁聲徧於塗巷盛德

大業富有日新自唐虞三代以來史冊所傳罕有及者至若洋洋聖謨包涵萬有大之關倫教綱常之重而閭閻之日用飲食所弗遺精之在身心性命之微而宮府之制度典章所必飭巨細畢該綱維盡善要惟本精一執中之奧藴以成經世服物之鴻謨誕告多方嚴明愷摯訓敕有位深切周詳意皆出乎至誠理尤協於克一用以光大前徽開萬年有道之長寔乎與天地為昭矣

我

聖祖仁皇帝躬承
先訓命儒臣分類編輯計一百一十有三條彙成
聖訓六卷以傳久遠我
皇考念切紹衣宫庭宵旰追述
先猷朕從溫凊之時聞知維謹嗣膺大統志在覲揚朝
夕披陳具見開國經綸超越前古詒謀燕翼垂裕無窮
是用敬爲剞刻昭示臣民俾海隅出日之遠咸覩光華
寶之如圖球信之如著蔡是訓是行欽承勿替庶幾道



德一而風俗同唐之政要宋之寶訓夫豈可同年而語者哉謹序

聖祖仁皇帝實錄告成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耿光大烈融爍古今積惠龔恩淪浹寰㝢功德之盛具載

實錄垂千萬禩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推本

上天孚佑下民

列祖垂裕後嗣篤生

至聖開邃古以來未有之盛業煌煌乎言之廣大精密

至矣蔑以加矣予小子寅承丕緒紹聞衣德兢兢業業
仰思繼述
皇祖
皇考成憲日於治事之先展誦
列祖實録周而復始
皇祖實録卷帙浩繁排日敬覽寒暑靡間至自今凡數
閱矣緬維尚書史記所載古帝王治化之隆各極其至
而孔子於堯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於舜曰無為而治孟子則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予

甞推繹其旨想見唐虞中天之盛乃今思

皇祖之世之民有以知孔孟之言信乎其能知聖人也

皇祖自親政之始即手鋤三蘖蕩定南疆滇黔閩粵之

奥揭日月而掃氛雺海内赤子喁喁向化由是亭之毒

之煦以淳風沃以甘澍浸以醲化甄以大鈞數十年之

閒南奠臺澎北犂沙漠命將肆征而閭左無徵發之警

親臨淮河指授方畧歷吳會陟會稽登岱宗謁闕里西

巡闗隴抵雲中三覲

祖陵覲於東海歲出塞外獮狩上都

天行之健古無以加而庠序詠仁甿庶樂業市廛殷阜

卒伍服習熙熙然相忘於無所事事于焉正晷緯考律

度定元聲煥為

宸章灑為

奎翰集古帝王文治之大成而

穆清宥密凝然不見經營之迹簡任公卿百執事器使

而責其成俊壽魁碩布列有位外自節鉞連帥以至守令賢否清濁立判剔侵蠹勵廉平吏治蒸蒸無綜核之煩而德意宣究蠲逋賑卹肆赦緩刑指揮深宮之中風馳萬里匹夫匹婦無不浸潯涵育鼓舞德化而不能自已當其時誠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耶歷今二十餘年遺澤餘烈深入人心固結而不可解

廻溯

㽞成之初謳思如一日夫乃怳然曰是所謂至仁如天

民無能名者也無為而治恭已南面者也孟子所謂王民皡皡者也於戲四海九州之民無得而名予小子又烏能名之憶自幼冲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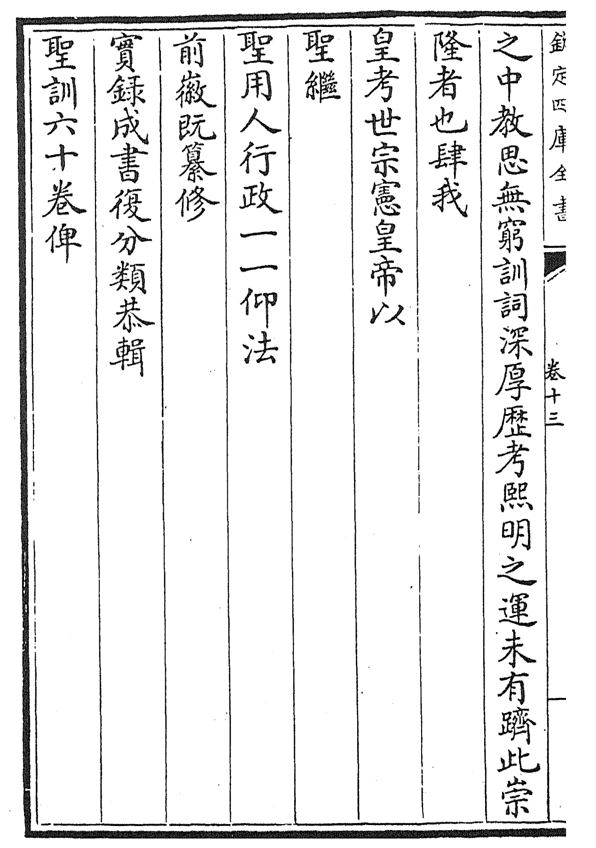
皇祖撫愛日侍

左右用人行政皆覩記所及簡册紀載政如杓衡規天躔次測日可見者迹象而已於穆之運重離之明終無能言其所以然者盥誦之次稽首敬為之序以志紹庭繼序之忱於罔斁云

聖祖仁皇帝聖訓序

自古聖人誕受天命為下民君師必亶聰明睿智之資首出乘乾以綏猷而立極凡其經緯萬端敷之彛訓者罔不深切著明炳日星而章雲漢典謨所載雅頌所陳唐虞三代之隆有如一轍欽惟

皇祖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德廣運久道化成文治光昭武功赫濯薄海內外深山窮谷之衆總淪浹於仁心仁政



之中教思無窮訓詞深厚歷考熙明之運未有躋此崇
隆者也肆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以
聖繼
聖用人行政一一仰法
前徽既纂修
實録成書復分類恭輯
聖訓六十卷俾

皇祖六十餘年敬

天尊

祖經國保民農田學校禮樂兵刑之盛蹟見之都俞吁咈間者粲然常新釐然備具永貽我後嗣子孫億萬年

昇平槼範盖

皇祖性本生安道兼創守實集千古聖帝明王之大成

是以

聖謨洋洋明徵定保宏綱鉅目有要有倫精一之心傳

蕩平之王路胥不外乎此也予小子昔在齠齡早荷

聖慈賜育宮庭祗聆

訓廸茲膺基緒紹聞衣德之志兢兢業業不懈益虔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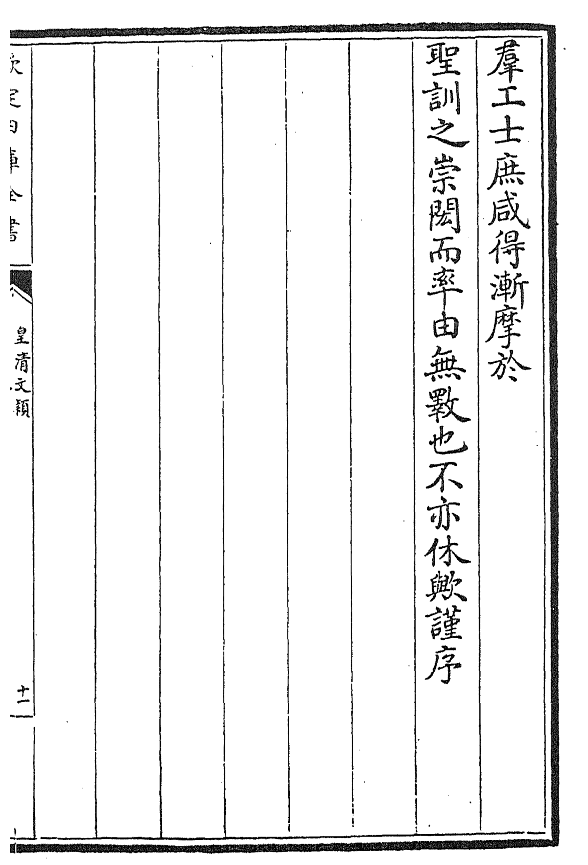
夕尋繹惟期懋遵

祖訓以無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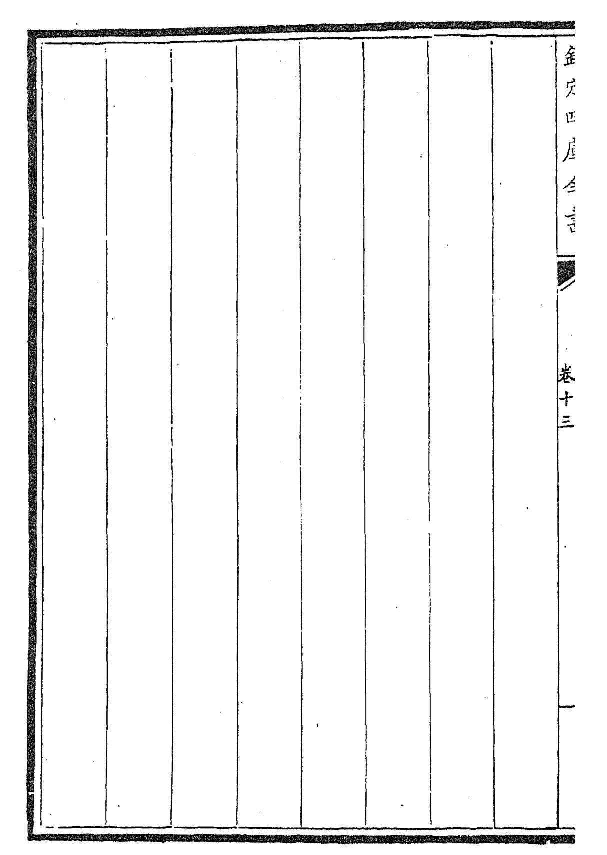
皇考善繼善述之貽謀顧金匱石室之藏中外無得見

者爰命儒臣敬謹繕寫授之剞劂庶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建中表正牖民覺世之言昭垂寰宇



羣工士庶咸得漸摩於
聖訓之崇閎而率由無斁也不亦休歟謹序



世宗憲皇帝實錄序

國家受

天眷命集慶垂光承承繼繼肆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荷

三聖之洪庥衹紹

聖祖仁皇帝丕緒宵衣旰食底區宇於和恒以茂衍億萬年無疆之祉厚德隆功溢於簡牒巍乎煥乎治平之盛軌未有逾茲者也

皇考徇齊敦敏仁孝性成早歲承歡

聖祖友愛同氣迨膺大統一切禮儀隆備

廟號尊崇莫不定自

宸衷符乎典則仰惟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澤洽人心醇化流方外

豐亨豫大之福極盛無加

皇考承郅治之餘因時制宜以善繼而善述惟是本之

以誠持之以敬行之以中正要之以寬仁用能杜玩愒

於熙時綿昇平之泰運大經大法粲然為後世子孫法焉薦馨

郊

廟必躬必親旁秩祀典懷柔百神間遇水旱徵慼祈禱深宮罔弗潛孚立應

聖學高深探性命之精操治平之要天德王道一以貫之隆禮

先師孔子增祀先儒右文重道之典超越常制猶復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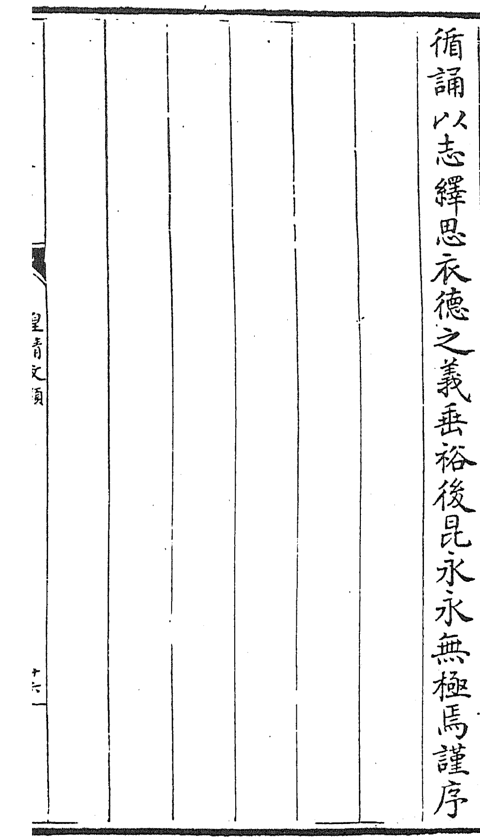
章經術廣勵士風籲俊興賢蔚有德造辟雍鐘鼓後先疏附之風殆無以過念用人為愛民之本自公孤卿尹下至庶司百職事登明選公咸稱任使而守令之親民暨風疆大吏之司董率者尤厪
聖心重撫字之方嚴貪墨之罰明四目達四聰賜復蠲租農桑被野遂躋斯民於衽席之安刑罰者所以助政教之不逮也
皇考如天好生既已刊布律令俾愚氓重於犯法復詳

定貴賤服色兵民婚喪禮制更闡明
聖祖諭旨十六條細加訓注家喻户曉翕然從風河防
之關於運道民生也萬里黄流滙以百川之水兗徐而
下歲苦沮洳
皇考黙運神謀指示經畫加長淮之石堰闢三省之引
河渙發帑金厥有成績又吳越海塘南北水利凡可以
惠此蒸黎者悉因時而修舉之先是
聖祖親統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札什巴圖兒

等震讋承令因沛殊恩畀以爵秩垂三十年而羅卜藏丹津與吹拉克諾木齊等誕敢首造逆謀擾犯邊域
皇考聲罪致討容授方畧於閫帥戈鋋所指電埽風驅振旅獻俘勒成功於太學準噶爾蠢動西陲數肆患於喀爾喀部落南方苗蠻蔓延行旅居民苦其侵掠
皇考為藩服計久遠為遐陬圖寧謐或命將興師或諭文武諸臣隨宜搜剿至逆夷悔禍輸誠傾心納土則皆宥其前愆而曲賜包容焉德威並耀無遠弗屆賜安南

之地減朝鮮之貢俄羅斯南掌等國阻昧幽深胥漸被
於聲教他若警怠荒矯浮薄求言納諫教孝褒忠宗室
天潢之胄多方造就八旗根本之地備予綢繆頒訓諭
於臣工飭官常也錫侯封於明裔示殊典也豐盈徧萬
國而服御有經見
聖躬之儉焉嘉應在庶徵而憂勤益懋昭
聖德之謙焉蓋我
皇考誠敬之心中正之道寬仁之恩悉同符乎

聖祖以綏猷而立極十三年中有如一日宜其治功之
盛綱舉目張蕩蕩平平樂樂利利傳之愈遠而可法可
守也歟予小子繼序之初即命監修總裁大學士等董
率儒臣稽歷年之紀載敬謹纂修次第進呈齋肅披閱
迄今五載恭成
世宗憲皇帝實録一百五十九卷在昔唐虞三代制治
保邦之道備載于書惟我
皇考際重熙累洽之盛勵精圖治良法美意歷久彌新



玉簡琅函實與典謨訓誥相輝映用是裝繕尊藏朝夕循誦以志繹思衣德之義垂裕後昆永永無極焉謹序

世宗憲皇帝聖訓序

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規畫周詳而詒謀悠遠則必敷之彝訓以明定保之徽紀之簡編以著經綸之蹟非徒為一時事功計也亦將以示後嗣昭法守焉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亶聰明睿智之資建中立極茂登上理

御極十有三年體

聖祖之心以為心法

聖祖之政以為政祇承

郊

廟惇睦宗親整飭官方修明法度正人心厚風俗文經

武緯禮序樂和凡宏綱鉅目罔不默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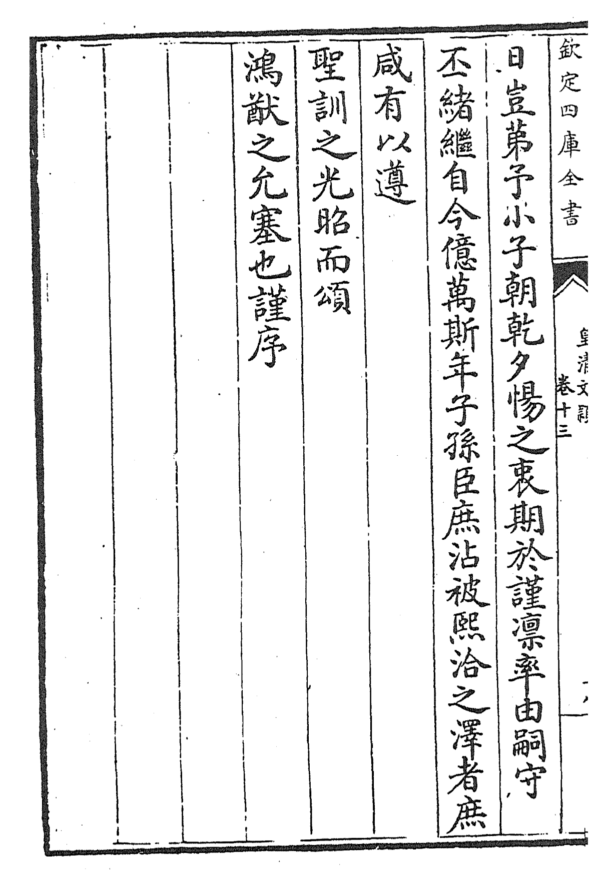
深宮乾健之精神以圖其乂安而討其久遠

聖謨洋洋有典有則或因人以立教或隨事以敷言存

之淵然而有條理發之煥然而無凝滯其與二帝三王

都俞吁咈咨儆誥誡之旨曷以異焉允矣彪炳之

綸音治平之模範也可不謂至盛者歟旣命大學士等
詳慎纂輯恭成
世宗憲皇帝實録一百五十九卷復于編年繫日之中
分類備録恭成
聖訓三十六卷仰惟
皇考德合天地明並日月序參四時躬荷
聖祖仁皇帝積厚之貽善繼善述故乃保泰持盈誠民
阜物寓惇大於明作劑整肅以寛仁致治規條炳如星



日豈弟予小子朝乾夕惕之衷期於謹遵率由嗣守丕緒繼自今億萬斯年子孫臣庶沾被熙洽之澤者庶咸有以遵
聖訓之光昭而頌
鴻猷之允塞也謹序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後序

皇考世宗憲皇帝天縱聖神精勤庶政四方文武臣僚具摺言事者日或數人人或數事緘封直達

御前手自批發或立見施行或咨詢廷議善者溫綸褒予過者訓誡諄諄隨宜指示悉出

睿裁二字不假手於人御極十有三年常如一日雍正十年

特檢歷年批發奏摺命內廷詞臣繕錄校理付諸剞劂

彙成數帙輙以
頒賜在廷羣臣工未告竣奄遘
上賓予小子纉紹丕基敬展遺篋見所貯
手批奏摺不下數萬
奎畫爛然充溢巨簏然以未經
皇考檢定不敢意為增益謹就檢錄已定者彙著為目
前後凡二百二十三人分一百一十二帙統為十八函
當時隨檢隨發無先後倫次兹亦不復排類蓋摺奏浩

繁不勝編録所刻僅十百中之一二畧見大凡本非全覽故也既告蕆事謹綴序言于後洪惟我

皇考至仁如天至明如日至誠如神簡拔賢才任之以心膂股肱之寄開誠布公藹然家人父子無不可盡之言諸臣之才具大小短長與性質之剛柔強弱克知灼見如權衡繩尺之不爽片長足録亟登而進之有不及則激厲而開導之稍肆焉則裁抑之其陷于過始則訓飭之能改則已不悛則戒儆之使知悔艾終于怙惡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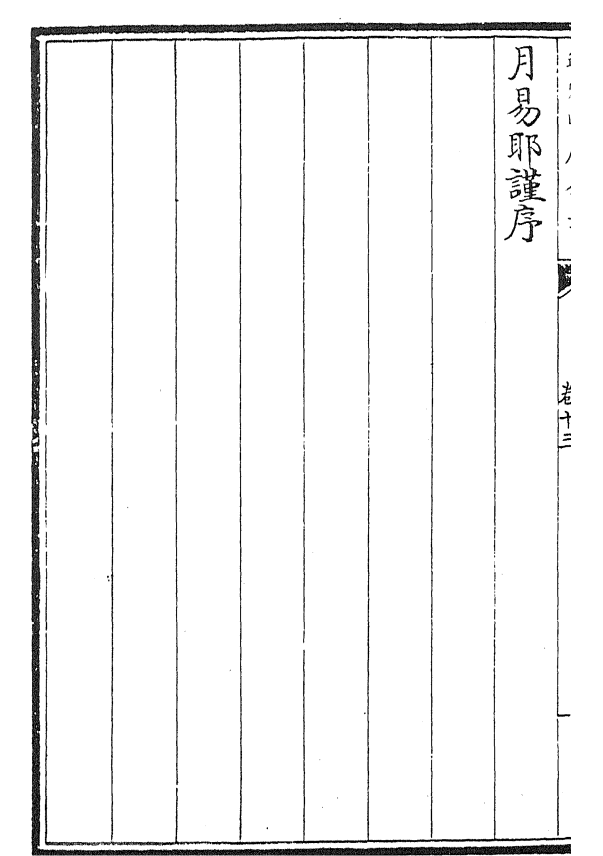
亦未嘗姑容然哀矜惻怛之意尚流溢于毫楮閒也同
一事而此或俞之彼或咈之非有所好惡于其閒也盖
俞之者必有可俞之道而咈之者亦必有可咈之端同
一人而始或予之終或斥之非有所喜怒于其閒也盖
始有可予則予之終有可斥則斥之明燭幾先坐悉情
偽遠隔萬里遲閲數年
睿鑒所周範圍莫越正人心厚風俗兢兢業業儆戒無
虞雖屢豐見告瑞應頻仍而惟是憂勤惕厲之心久而

益篤記有之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我

皇考之為治一天道之運行教澤所被百志惟熙即萬世而下尚如日月之臨照光景常新春風之煦然被物不自知其感動奮發而興起也予小子寅承鴻業自惟寡昧無能企逮萬一仰法

皇考明目達聰孜孜圖治之心祗紹

徽猷夙夜黽勉其服教畏神警省弗怠之志詎敢以歲



月易耶謹序

栢梁體詩序

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
皇考世宗憲皇帝嘗集在廷諸臣於乾清宮肆筵設席
授以筆札
御製首倡羣臣以次遞成效漢代栢梁之體續虞廷賡歌之義光垂奕世猗歟盛矣朕敬承丕緒惟日孜孜期與百爾羣工共圖治理言念股肱之佐卿尹之班何一

非我
祖考所貽以與朕寅亮天工者哉宗室屏藩之寄則又派衍天潢分所宜親也宜有以篤親親之情叙堂廉之誼迺者臘雪盈疇已兆二麥之稔光風應律初迴大地之春爰集王公卿貳授几賦詩一如舊制朕非欲誇詞藻以耀羣臣倡為豐亨豫大之說也思
祖考遺朕以昇平之業吾君臣何幸得優游以享之夫享昇平匪艱而保昇平為難羣臣其體朕意焉一宴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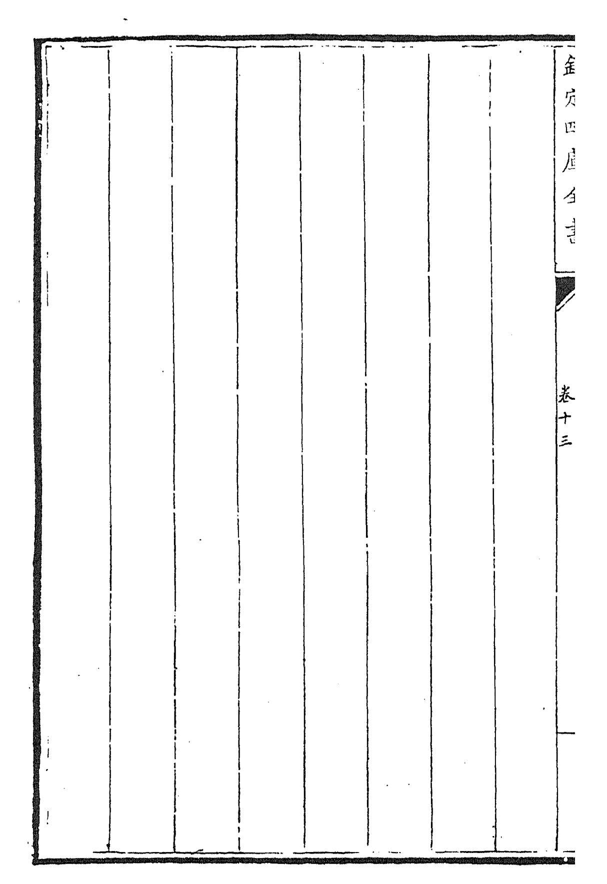
之樂尚思繼

祖考之休

祖考之良法善政布在方策吾君臣其何以立綱陳紀

熙績寧人以覲揚

祖考之光烈乎羣臣其體朕意焉



授時通考序

孟子言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蓋民之大事在農農之所重惟時敬授人時載于堯典周公七月一篇於日星霜露之候昆蟲草木之化詳哉其言之故先王之民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以修其事者懼失時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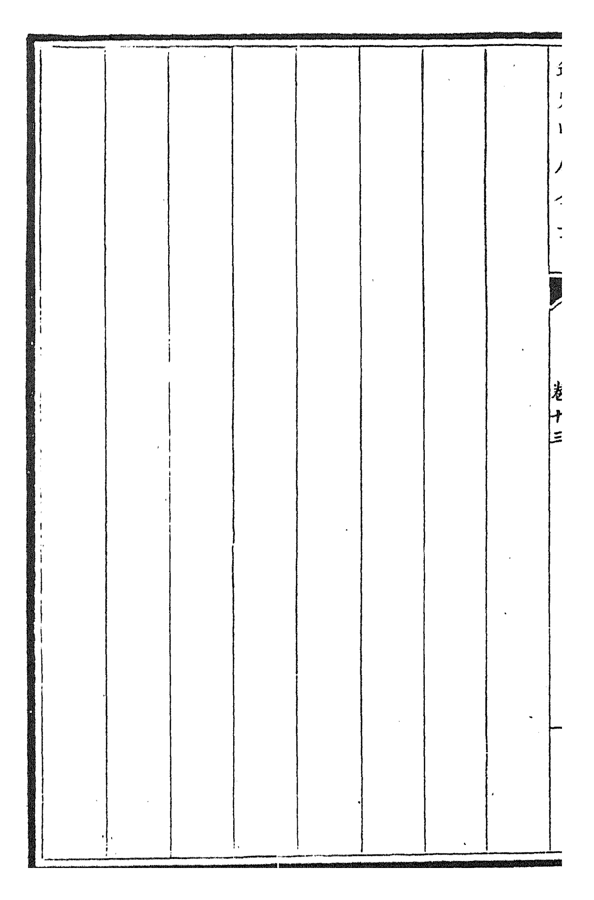
聖祖仁皇帝勤咨民隱首重農桑率育蒸黎涵濡德澤六十餘載户慶盈寧

皇考世宗憲皇帝歲舉耕耤之儀率先天下興水利廣

儲蓄為萬世規凡兹薄海蒼生得荷鋤饁餉優游隴畝之間樂生遂性衣食滋豐者何莫非我

祖宗宵旰勤勞以貽樂利於無疆耶朕纉承基緒鑒前代生深宫之中長阿保之手誠知稼穡艱難日與中外臣工為斯民籌食用至計胼胝機杼之作苦日厪於懷因檢前人農桑通訣農政全書諸編嘉其用意勤而於民事切也命内廷詞臣廣加蒐輯舉物候早晚之宜南北土壤之異耕耘之節儲偫之方蠶織畜牧之利自經

史子集以及農家者流凡言之關於農者彚萃成篇命之曰授時通考夫天道廣運於上而四時行萬彚生地道發育于下而庶品蕃百昌遂人事參贊其中而六府修三農殖輔相裁成固國家之大政也趨事赴功亦閭閻之本業也貴穀劭農服田力穡上下交勉弗懈于時以副朕阜成海宇之至願覽斯編者尚有取焉



唐宋文醇序

不朽有三立言其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若是乎言之文者乃能立於後世也文之體不一矣語文者說亦多矣羣言淆亂衷諸聖當必以周孔之語為歸周公曰言有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無序固不可以達欲達其辭而失其序則其為言奚能雲鄰波折而與天地之文相似也然使義則戔戔而言有枝葉妃青媲白雕琢曼辭則所謂八代之衰已其咎同歸于無序而不達抑又有

進馬文所以足言而言固以足志其志已荒文將奚附是以孔子又曰言有物夫序而達達而有物斯固天下之至文也已昌黎韓愈生周漢之後幾五百年遠紹古人立言之軌則其文可謂有序而能達者然必其言之又能有物如布帛之可以煖人菽粟之可以飽人則李漢所編七百篇中猶且十未三四况昌黎而下乎甚矣文之至者不易得也明茅坤舉唐宋兩朝中昌黎柳州廬陵三蘇曾王八大家薈萃其文各若干首行世迄今

操觚者膾炙之本朝儲欣謂茅坤之選便于舉業而弊即在是乃復增損之附以李習之孫可之為十大家欲俾讀者興起于古毋祇為發策決科之用意良美已顧其識之未衷而見之未當則所去取與茅坤亦未始逕庭朕讀其書嘉其意而亦未嘗不懲其失也夫十家者謂其非八代駢體云爾駢句固屬文體之病然若唐之魏鄭公陸宣公其文亦多駢句而辭達理詣足為世用則駢又奚病日月麗乎天天之文也百穀草木麗乎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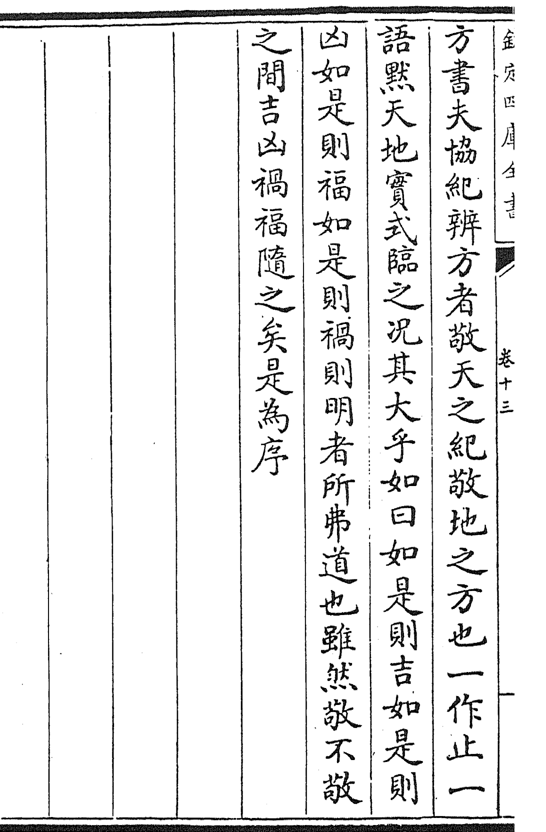
地之文也化工之所為有定形乎哉化工形形而不形於形而謂文可有定形乎哉顧其言之所立者何如耳勅幾之暇偶取儲欣所選十家之文録其言之尤雅者若干首合而編之以便觀覽夫唐宋以來名儒碩士有序有物之嘉言固不第十人已也雖然嘗鼎一臠亦足以知道腴之可味况已斟其雄膏哉

協紀辨方書序

粤昔帝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厥民知析因夷隩之節後聖有作推而彌廣至於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此皆載之經典百王不易者也厥後濫觴日以訛謬術士以吉凶禍福之說震驚朕師不可方物如褚少孫補史記所稱彼家云吉此家云凶彼家云小吉此家云大凶茫乎不知其畔岸漢武以來已如聚訟而荀悅王充輩斥為理之所無棄而勿論者也雖然天以日月行四時人

奉天而時若嚮明而治嚮晦而息后王君公所以奉若天道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羣黎百姓所以奉若天道也否則不能晨夜不夙則莫詩人譏焉人人所知也然則舉大事動大衆協乎五紀辨乎五方以順天地之性豈無寸分節解以推極其至精至微之理者歟其支離蒙昧拘牽謬悠之說乃術士之過而非可因噎而廢食者也欽天監舊有選擇通書刻於康熙二十二年其書成于星官之手因訛襲繆見之施行往往舉矛刺盾

皇祖聖祖仁皇帝知其荒率不可以訓曾纂爲星歴考原一書刊刻頒行而未將監本改正蓋以待夫後人
聖人之心愼而又愼如此也以諭監臣監臣曰通書之謬允宜改正朕因其請謂及今猶有莊親王等數人曾經
皇祖指授稍明此理使此時不加訂正恐後此益復無可任使爰命編輯成書頒布天下較之舊本謬說少除然俗所久沿則亦不能盡去便民用也命名曰協紀辨



方書夫協紀辨方者敬天之紀敬地之方也一作止一語默天地實式臨之況其大乎如曰如是則吉如是則凶如是則福如是則禍則明者所弗道也雖然敬不敬之間吉凶禍福隨之矣是為序

大清一統志序 甲子

惟
上天眷顧我大清全付所覆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列祖
列宗德豐澤溥威鑠惠滂禹跡所奄蕃息殽阜瀛壖炎
島大漠蠻陬咸隸版圖置郡築邑聲教風馳藩服星拱
禀朔內附六合一家遠至開闢之所未賓梯航重譯歷
歲而始達者慕義獻琛圖於王會幅幀袤廣古未有過

焉

聖祖仁皇帝特命纂輯全書以昭大一統之盛卷帙繁

重久而未成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初重加編纂閱今十有餘載次第

告竣自京畿達于四裔為省十有八統府州縣千六百

有奇外藩屬國五十有七朝貢之國三十有一星野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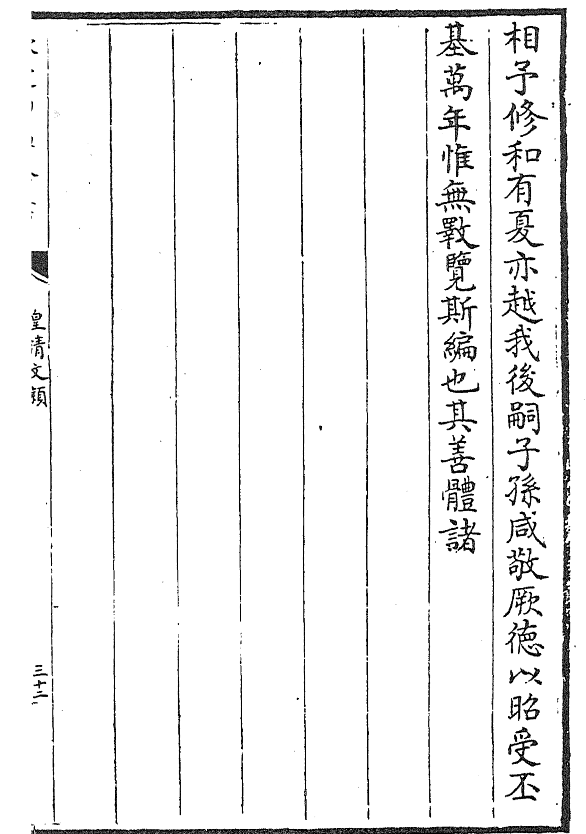
占坤輿所載方策所紀憲古證今眉列掌示圖以臚之

表以識之書成凡三百五十餘卷夫肇十有二州見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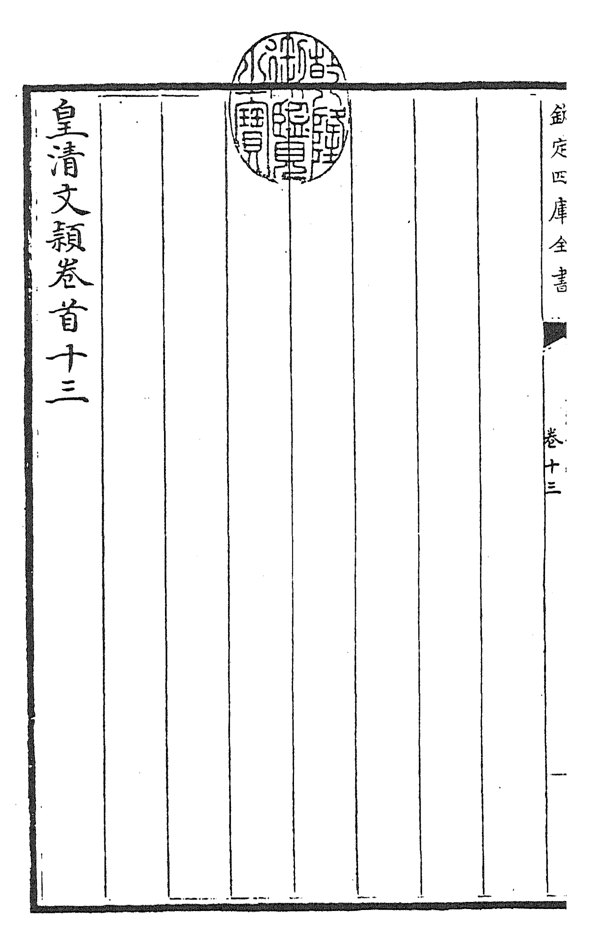
虞典禹貢一篇備列九州疆域山川土田貢賦物產實為方志之權輿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土訓道地圖誦訓道方志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漢郡國地志與計書俱上太史厥後寰宇志記列于正史者代數十家蓋將以覲民設教體國經野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匪徒備掌故徵博洽

已也撫疆宇則念肇造之艱稽制置則念經畫之要采謠俗則念化導之方考循良人物而知治理之効念所以振興而長育之核户口田賦而察登耗之故念所以懷保而蕃殖之書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我祖宗克明㻋德以有九有之師傅緒在予敢不惟德之勤篤

前人成烈其在我内外百職事慎固封守阜成兆民懋



相予修和有夏亦越我後嗣子孫咸敬厥德以昭受丕
基萬年惟無斁覽斯編也其善體諸



皇清文穎卷首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 臣 張書勳

謄録監生 臣 繆 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首十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一 集部

皇清文頴卷首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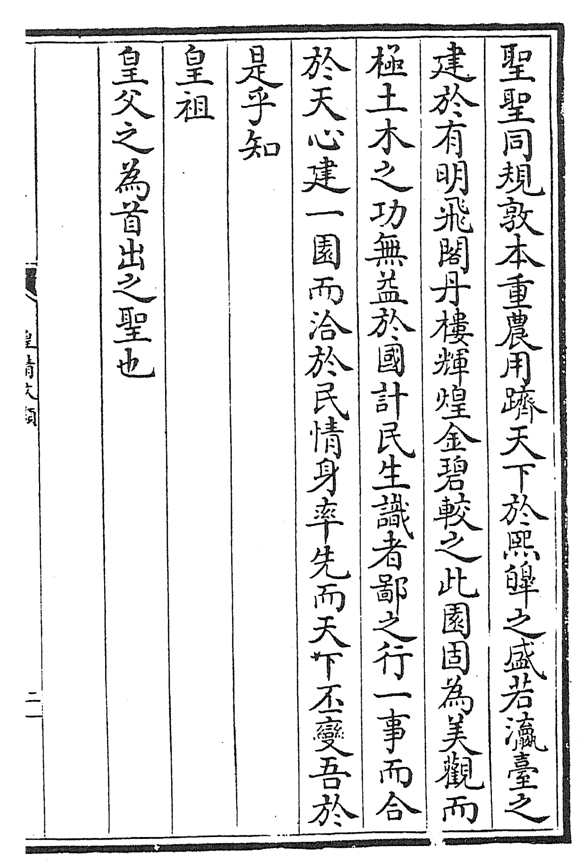
御製文

豐澤園記

西苑宮室皆因元明之舊惟豐澤園為康熙間新建之所自勤政殿西行過小屋數間葢

皇祖養蠶處也復西行歷稻畦數畝折而北則為豐澤

園園內殿宇制度惟朴不尚華麗園後種桑數十株聞
之老監云
皇祖萬幾餘暇則於此勸課農桑或
親御耒耜逮我
皇父纘承丕業敬
天法
祖世德作求數年以來屢行
親耕之禮皆預演禮於此乃知



聖聖同規敦本重農用躋天下於熙皞之盛若瀛臺之
建於有明飛閣丹樓輝煌金碧較之此園固為美觀而
極土木之功無益於國計民生識者鄙之行一事而合
於天心建一園而洽於民情身率先而天下丕變吾於
是乎知
皇祖
皇父之為首出之聖也

田字房記

流杯亭之西南有田字房焉丁未四月十八日
皇父萬幾之暇燕接親藩遊豫於此是地也西山遠帶碧沼前流每當盛夏開窗則四面風至不復知暑其址則稻田數畝嘉禾生香藹聞於室蓋我
皇父重農之心雖於燕閒遊觀之所亦未嘗頃刻忘也古昔聖王臨朝視政之暇必有怡情娛覽之地故靈臺之詩美文王也卷阿之詩頌成王也今田字房所以命

意重農者豈徒怡情娛覽已哉至若黛掃山顛風來蘋末麥畦浪起柳岸烟開馴鶴從容而起舞文鴛匹偶而泳遊蝶裁五色之文蜂喧萬花之谷物華景麗則思飲和食徳熙攘於光天化日之下而怡然以樂其或凉飈四起鴻雁來賓白露如珠綠雲改赤千家之砧杵遥聞百室之倉箱盡實則思遺秉滯穗誰遺寡婦之利而悄然以憂時引儒臣坐而論道或率諸王公子弟修家人之禮講燕好之歡所觸目而會心者我

皇父之同憂同樂憇息於斯較之靈臺卷阿意更深長矣謹為之記

時應宮記

夫天一生水坎精發祥凝靈聚液流為江海江海乃天地間物之最鉅者也江海之有神自三代漢唐以來莫不祠祀惟謹有宋大觀四年詔天下五龍神並封王爵龍神之尊自是始厥後春秋犧牲之祀代有常典

皇清受

天命禋事

上帝

后土懷柔百神江淮河濟五岳四瀆之祀載在太常犧
幣之數俎豆之䇷既豐既隆神歆以格雍正二年
天子以為龍神之位既尊宜特修宫觀以致虔禱乃於西苑
内豐澤園北建時應宫所以致誠明神俾雨暘時若稼
穡以成者也夏六月霖雨彌旬幾至於澇
皇父步行往禱其日即晴又明年黄河清百餘里此非
神人効靈河海清晏之明驗乎夫以
天子精誠通於神明以之事

天饗
帝罔不昭格而況於龍神乎信哉誠之能感物也是為
記

樂善堂記

凡人之性未嘗不善仁義禮智全備於我所謂得天地之正氣而為人也然有智愚賢不肖之分者氣拘之私誘之遂日以蔽錮而昏昧有能復其性者鮮矣人能自强不息以復性為功己有善念擴而充之人有善事喜而從之則本性呈露而有馨香之德矣是故明德之馨勝於黍稷芝蘭鮑魚與之俱化未有樂善而不能修德者也余有書屋數間清爽幽静山水之趣琴鶴之玩時

皇於前菜圃數畦桃花滿林堪以寓目顏之曰樂善堂者蓋取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之意也夫孝弟仁義乃所謂善也人能孝以養親弟以敬長仁以恤下義以事

上樂而行之時時無怠則能因物付物以事處事而完所性之本體矣是故大舜聖人也猶存虛受之心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漢明帝嘗問東平王在國何事最樂王曰為善最樂余雖不敏然賴

皇父之明訓師友之切磋於大舜之善與人同雖有志

而來遠而東平王之為善最樂則不敢不勉焉是為記

圓明園後記

昔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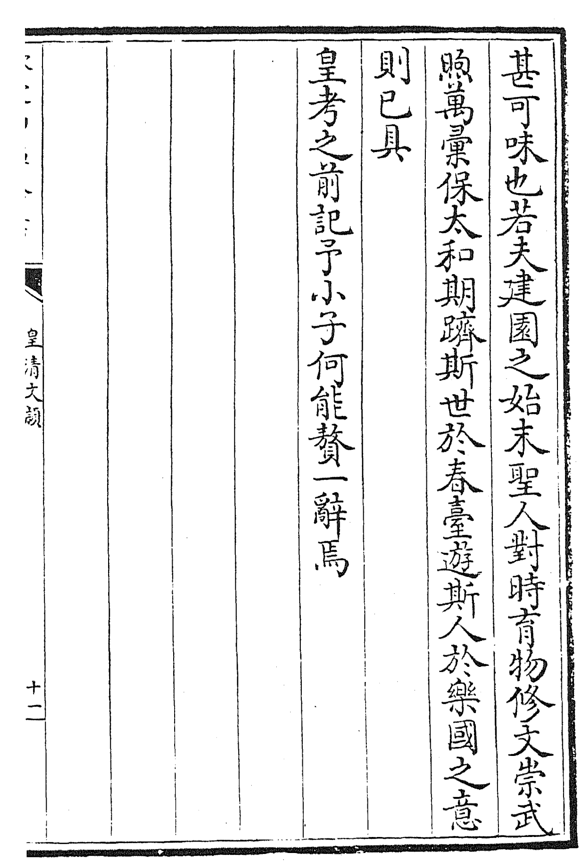
皇考因

皇祖之賜園修而葺之畧具朝署之規以乘時行令布政親賢而軒墀亭榭凸山凹池之紛列於後者不尚其華尚其朴不稱其富稱其幽樂蕃植則有灌木叢花怒生笑迎也驗農桑則有田廬蔬圃量雨較晴也松風水月入襟懷而妙道自生也細旃廣廈時接儒臣研經史

以淑情也或怡悦於斯或歌詠於斯或愓息於斯我
皇考之先憂後樂一
皇祖之先憂後樂周宇物而圓明也圓明之義蓋君子之時中也
皇祖以是名賜
皇考
皇考敬受之而身心以昴户牖以銘也不求自安而期
萬方之寧謐不圖自逸而兾百族之恬煕則又我

皇考綏履垂裕於無窮也予小子敬奉
先帝宮室苑囿常恐貽羞敢有所增益是以踐阼後所
司以建園請郤之既釋服爰仍
皇考之舊園而居焉夫帝王臨朝視政之暇必有游觀
曠覽之地然得其宜適以養性而陶情失其宜適以玩
物而喪志宮室服御奇技玩好之念切則親賢納諫勤
政愛民之念疎矣其害可勝言哉我
皇考未就

暢春園而居者以有此
圓明園也而不斵不雕一
皇祖淳樸之心然規模之宏敞丘壑之幽深風土草木之清佳高樓邃室之具備亦可稱觀止實天保地靈之區帝王豫遊之地無以踰此後世子孫必不舍此而重費民財以創建苑囿斯則深契朕法
皇考勤儉之心以為心矣籍曰
祖考所居不忍居也則宮禁又當何如晉張老之善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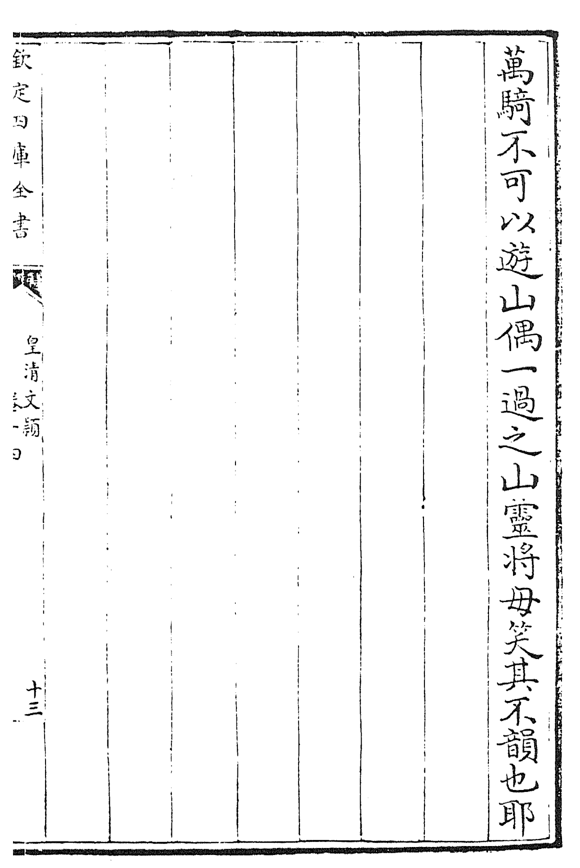


甚可味也若夫建園之始末聖人對時育物修文崇武
煦萬彙保太和期躋斯世於春臺遊斯人於樂國之意
則已具
皇考之前記予小子何能贅一辭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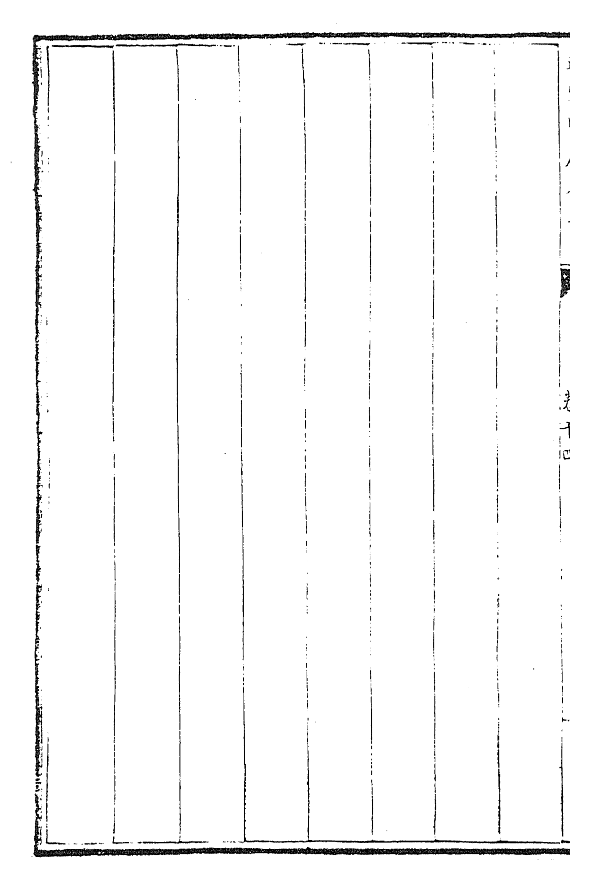
遊盤山記

連太行拱神京放碣石距滄溟走薊野枕長城是爲盤山蓋冀州之天作俯臨衆壑如星拱北而莫敢與爭者也昔魏田疇隱居於此故名田盤或曰古有田盤先生自齊來棲止焉地僻而山秀樹密而谷深韓昌黎文所稱太行之陽有盤谷者無從考其非是而其爲隱者之所盤旋則一也山亦有盤谷寺自唐寶積開堂代有名宿憨山拙菴後先輝映爲是山佳話然吾儒木石居而

鹿豕遊者田疇之後無聞焉四顧梵宇精藍依山隱谷
鏤峯磨石刻畫天真而乏柳州西山之文杜陵北征之
作嗚呼是亦可慨也已乾隆七年秋因謁
陵回鑾便往遊之斥警蹕減儀從輕輿朝陟搴蘿扳磴
曉嵐谽開泉白山青颯然林空鬱然松翠於是停蓋駐
轡怡情縱目者久之既而行遍催吟興盡夕陽在山金
吾整駕雖命省騶從而近御執事者汗雨揮而塵烟騰
向謂隱者之絶少翻疑隱者之避而遠去耳乃知千乘



萬騎不可以遊山偶一過之山靈將毋笑其不韻也耶



跋

恭跋

世祖章皇帝御註孝經

惟

上帝眷顧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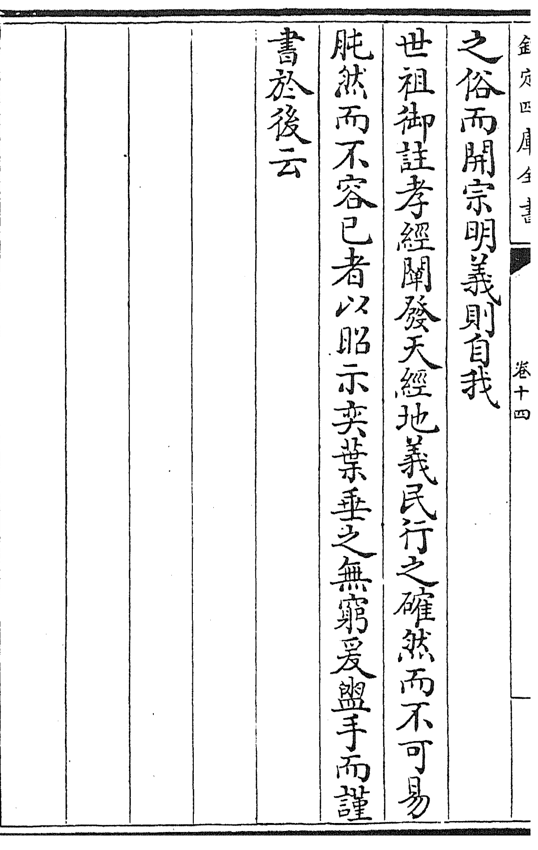
皇清克馨其德

太祖

太宗丕顯丕承逮及

世祖提仁義之師救溺拯敝奄有四海天下已定韜黄
鉞捲白旄歸馬投戈討究先王之道播聖人之訓以休
中外以育萬民念孝經一書為孔子明倫治世之大法
而自漢以來去聖日逺古文今文之互異注疏訓釋之
未精廼集古名儒嘉言懿論考訂採輯間出
宸斷名曰御註孝經備一經之體要明至性所周浹俾
夫搢紳之士農野之民皆有以知孝為百行之本而愛
敬尊親篤摯有加雖古聖王木鐸之徇路辟雍之鼓徵

曷以加兹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上諭十六條以敦孝悌重人倫為首
及我
皇父嗣登宸極廸光繼述行
聖諭廣訓之書於敦孝悌重人倫反覆開明惟恐人之
弗知知之弗行行之弗切以此見我
皇清
聖聖相承莫不以孝治天下依人性之本然以成淳美



之俗而開宗明義則自我

世祖御註孝經闡發天經地義民行之確然而不可易

肫然而不容已者以昭示奕葉垂之無窮爰盥手而謹

書於後云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千叟宴詩

古昔聖王誕膺天命表正萬邦建中立極漸仁摩義胥天下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者必其身為繼天首出之聖人然後能斂福以錫民而受非常之慶帝堯在位一百一年帝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履至尊者又五十載時若禹皋陶稷契夔益諸臣同心同德白首黃髮賡歌喜起於一廷之中而擊壤老人含哺鼓腹耕田鑿井於光

天化日之中者莫不忘帝力於何有用登世運於郅隆而後世頌其巍巍蕩蕩三代以降淳風寖微惟殷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肆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肆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然其時君若臣以至庶司百職及耕夫野叟同登壽域共宴一堂者自古無聞焉洪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深仁厚澤六十一年官稱其職民恒其業羣生霑濡德被乎方外所謂繼天首出

之聖斂福以錫民而受非常之慶也康熙六十一年春
皇祖於乾清宮開千叟之宴
命年六十以上者乃得預惟時在位之臣自大學士以
下至翰林御史凡七十人庶司百職及致仕之員近畿
之民又六百六十人雅歌賦詩和樂壽愷
皇祖命子姓孫枝百餘人執爵獻酬濟蹌在列逺追饋
酳之義弗限三爵之儀孫臣時年十二歲得與有事之
榮覯茲盛典

皇祖又作為歌詩
命儒臣依韻迭和為圖以壽世傳之無窮雍正七年冬
得詩與圖而披讀之竊見我
皇祖如天之德如天之福與春陽秋露同其煦嫗甘雨
和風同其潤澤合朝野臣民老者期艾而錫之以寵光
介之以緐祉方之帝廷賡歌之景象華封頌祝之休風
規模宏且遠矣敢恭紀於後以誌太平之盛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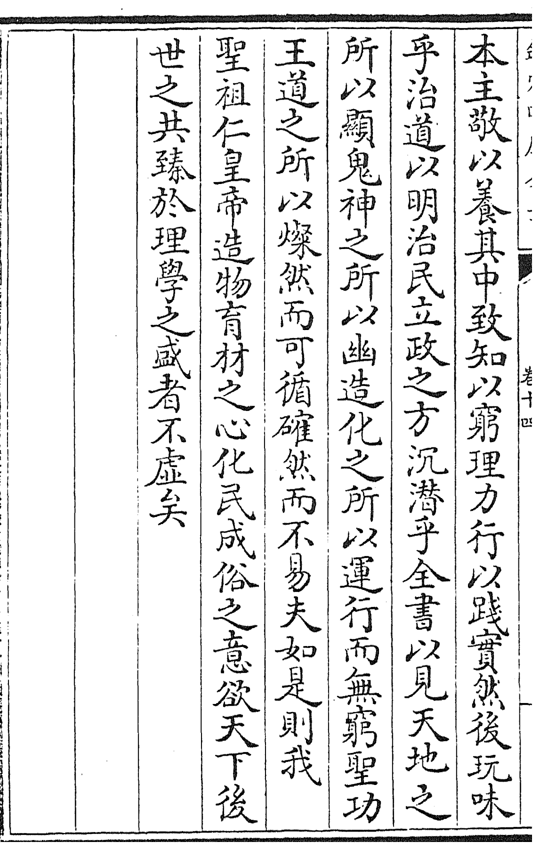
恭跋性理精義

夫欲致天下於熙皥振風俗於隆古煥禮樂於三代興孝弟於十室者必本之於崇王道而王道之崇則又在於尊儒學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戴記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凡所以重教化之道致天下於文明者也我

聖祖仁皇帝崇儒重道仁民育物興學校舉孝弟勵風

俗崇禮讓凡古昔聖王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畢舉而又諄諄勉勉黙契夫堯舜之授受孔孟之心傳謂有宋諸儒上繼絶學下開來裔實有功於世道人心乃因性理大全之書刪去冗雜摘取精要
命儒臣斟酌損益而
親為折中之乙夜披覽歷久成書勒序簡端以詔後世偉矣哉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雖漢明帝之幸辟雍唐
太宗之講太學不過取美於一時又何能開示天下後

世為儒學之宗主接堯舜之心傳實政鴻名輝爍於振古哉採羣儒之精華而去永樂大全之汎自明德以及新民格物以至平天下先其本而後其末探其源而考其實周子太極圖通書明天地鬼神之奥張子正蒙西銘發萬物一體之微至於皇極經世律呂新書皆自成一家言則總載之以成一卷而集羣儒之言分門别類又各於其類為之辨世次先後學問淺深寧純勿雜寧精勿濫讀是書者必先究心於論學之篇立志以端其



本主敬以養其中致知以窮理力行以踐實然後玩味乎治道以明治民立政之方沉潛乎全書以見天地之所以顯鬼神之所以幽造化之所以運行而無窮聖功王道之所以燦然而可循確然而不易夫如是則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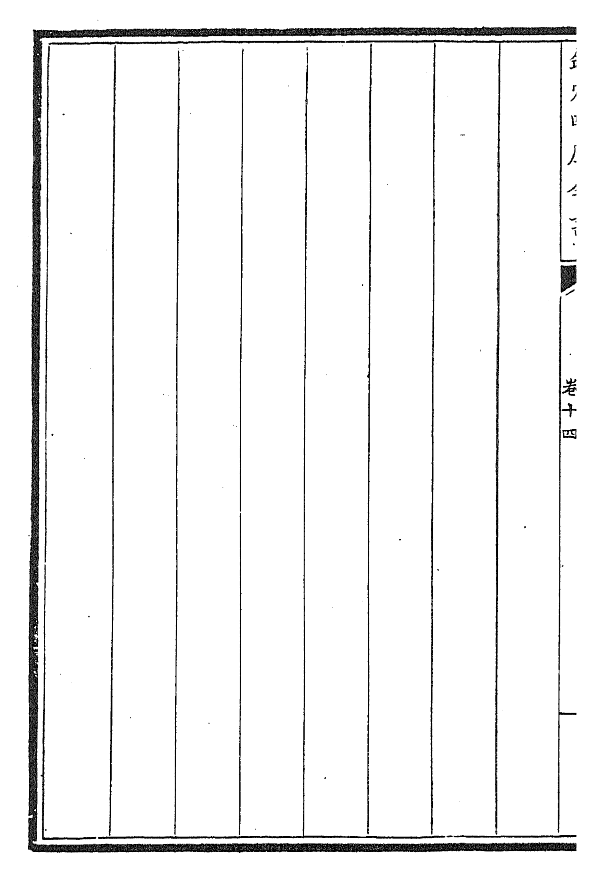
聖祖仁皇帝造物育材之心化民成俗之意欲天下後世之共臻於理學之盛者不虛矣

跋大學衍義

有宋氏興五星聚奎實主文治鍾靈毓秀而篤生周子以接歷聖之心傳深探本原闡發微奥二程子見而知之子朱子聞而知之一脉相傳聖道燦然門弟子相與講明而衍繹之其學遂益顯於天下其接五子之傳而起諸儒者則又推西山先生蓋西山之學私淑朱子者也其學雖不能盡用而立朝丰采事業表著於一時其平生所著書悉心力而為之者莫若大學衍義蓋自堯

舜禹湯以至漢唐以後之君自皐夔稷契以至漢唐以後之臣表裏精粗本末巨細與夫忠奸賢佞因革得失莫不悉陳而詳辨之所謂集羣書之大成而標入道之程式也近自修身遠及治國引古證今彰善癉惡欲使人君由謹幾慎動以措之於涖官理衆明刑敷教莫不本於敬天命而畏民碞美矣哉非先生學有心得而將之以忠誠懇款其孰能與於斯乎讀是書者由其書以求其事之當否由其事以覾乎道之離合然後本之身

而驗之行事則所以修己化民者不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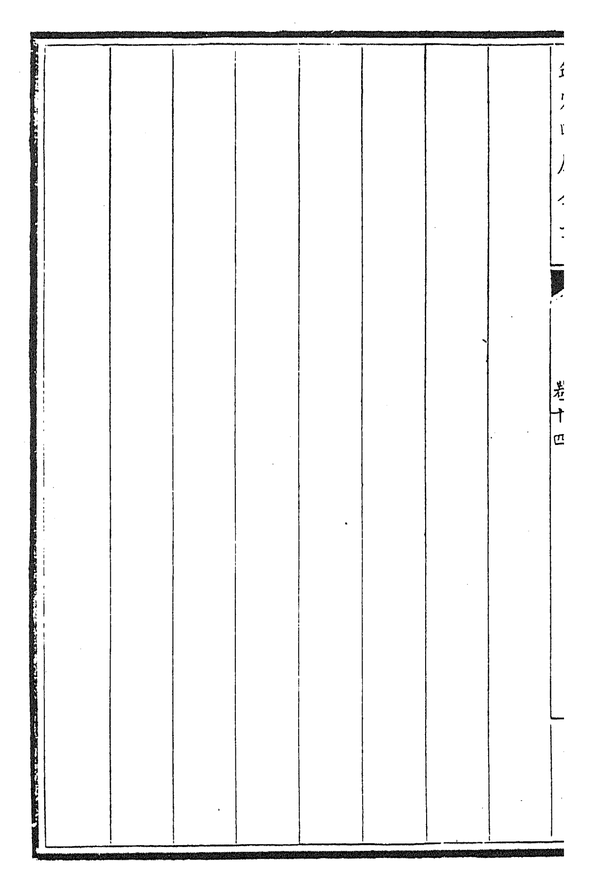


書李覲袁州學記後

郡縣有學所以養士造材同風廸德正其身心性命之原示以言行政教之準育之平居無事之時以備國家之任使其事誠不可以苟安必牧民者殫厥心力期大成而不求小得導之以誠持之以寛要之以久然後材達行修而可濟於實用吾於李覲袁州學記蓋不能不三致意焉覲之言畧於四代設學之規惟以忠孝大節進勉諸生至於慷慨激昂洞見肝膈使人有所動而有

所畏其可謂明於學校之本者也禮樂百年而後興當宋仁宗承咸平景德之治用范文正公之言遂詔天下皆立學而守令猶有格不奉行絃誦不聞者獨袁州毅然行之又得覯為之記為道學校之本若是豈非袁民之幸哉雖然自宋至今幾千年矣牧民者誠能體上意盡心學校以為儲才育德之區訓忠教孝以為制行之本如覯之言各勤諸石俾士子觸目而知警以修厥身以激發其至性而為國家大有用之才亦世道之厚幸

也



恭跋

世宗憲皇帝御書法帖

敬惟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天縱聰明文思光被

奎章寶翰精詣入神夙承

皇祖聖祖仁皇帝指授神運天隨涉筆惟肖居潛邸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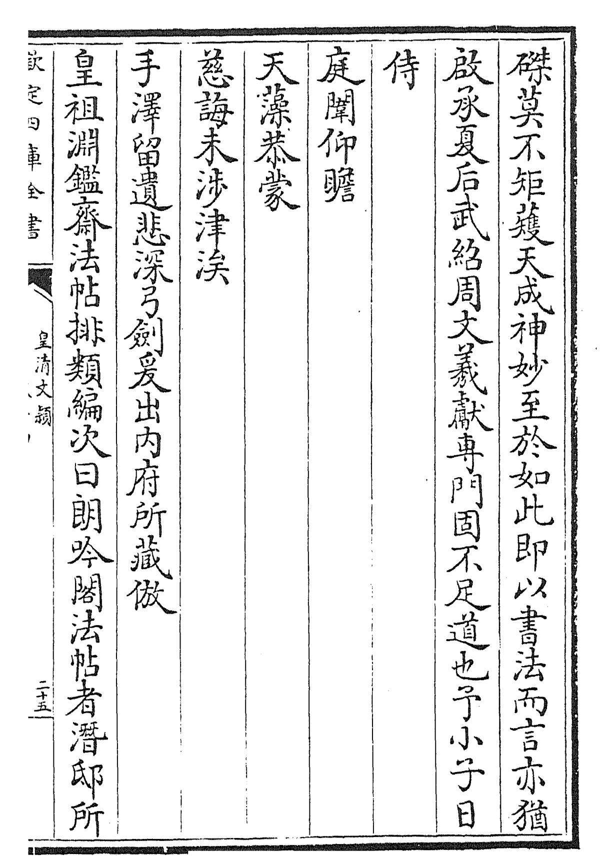
常以圖史翰墨自娱雅好臨池陶鎔晉唐宋元以來名

家墨妙歷年所積充牣琅函迨繼登

宸極日理萬幾手自裁答章奏訓廸臣民多至數千言少或一二字研硃灑翰運腕若神累牘連章未嘗有一懈筆至於名山祠宇巨牓豐碑者舊臣僚柱聯堂額寵頒殊錫照耀寰區而屏素箋頭長牋横卷題新篇摹古蹟者復數十百種葢惟我

皇祖集書聖之大成超神入化莫可名言而我

皇考以聖繼聖事事善繼善述作則垂憲貽萬世規盛德之至形於心畫是以變化隨宜不名一體雖一波一



磔莫不矩䨿天成神妙至於如此即以書法而言亦猶

啟承夏后武紹周文羲獻專門固不足道也予小子日

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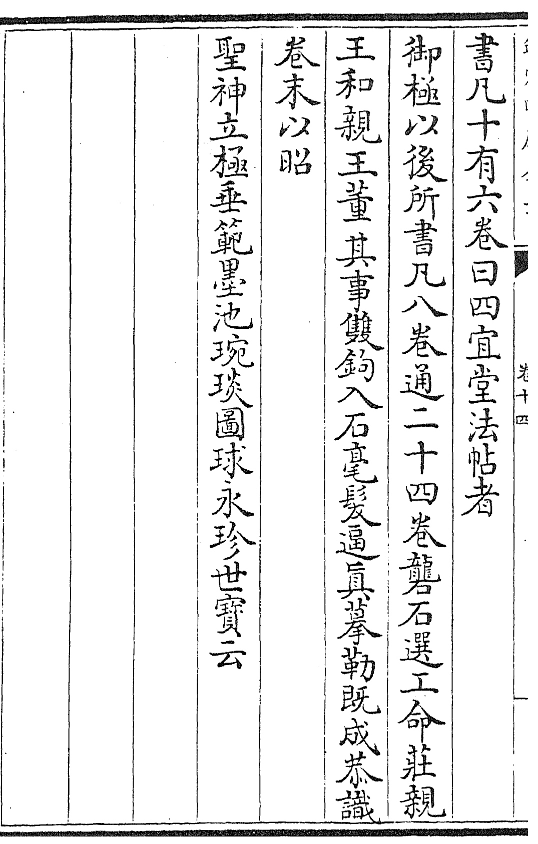
庭闈仰瞻

天藻恭蒙

慈誨未涉津涘

手澤留遺悲深弓劍爰出内府所藏倣

皇祖淵鑑齋法帖排類編次曰朗吟閣法帖者潛邸所



書凡十有六卷曰四宜堂法帖者
御極以後所書凡八卷通二十四卷礱石選工命莊親
王和親王董其事雙鉤入石毫髮逼真摹勒既成恭識
卷末以昭
聖神立極垂範墨池琬琰圖球永珍世寶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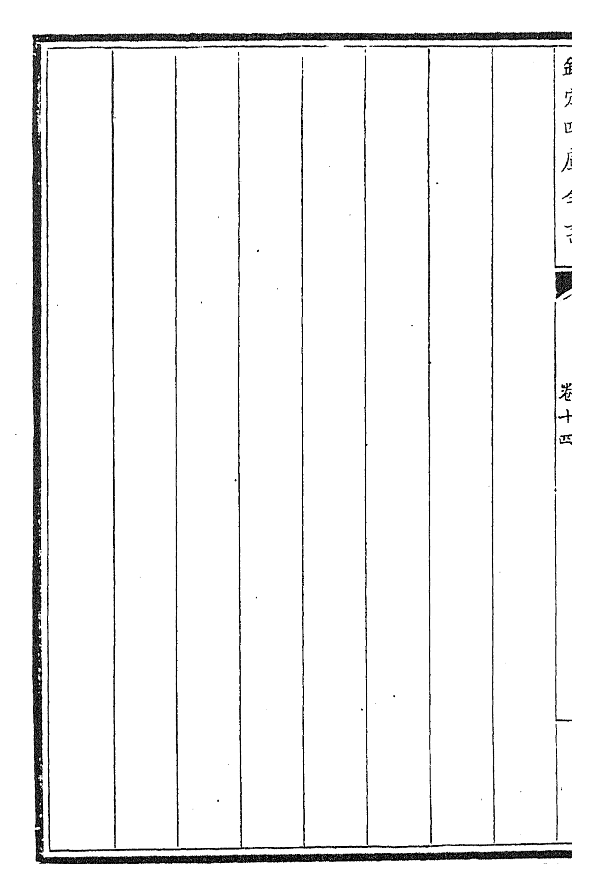
雜著

讀鹿鳴至天保六詩

嘗讀易之泰象曰天地交泰解之者曰陰在上而陽居下君下交臣之義也又曰天地之體不可交而以氣交君臣之分不可交而以情交古昔聖王所以維持世教平章百姓使萬邦協和黎民於變者亦賴有此情以相維繫耳故禮以節之樂以和之飲食以薦之賓主以親之歌咏以侑之使愜其情而不流焉其在詩曰我有嘉

賓鼓瑟吹笙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燕賓客而欲其示以大道則君臣交儆之意亦寓於其中矣使臣奔走于王事故作四牡以勞之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所以逆探其念父母之心而恤之備也皇皇者華敎使臣曰其諮事而爲諏乎諮難而為謀乎諮禮而為度乎諮親而為詢乎欲其備五善而事無違行也常棣之華燕兄弟也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失其本心者也故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猶恐人之弗

喻也又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旣樂兄弟且逮友朋焉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人君以情接其賓客使臣兄弟友生者如此故其臣作天保之詩以答之其詩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蓋旣頌且規焉樂而不淫上下和穆醉以酒而飽以德吾于鹿鳴之什見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言其化行于關雎麟趾而施及于天下禮明樂備豈非文武周公之餘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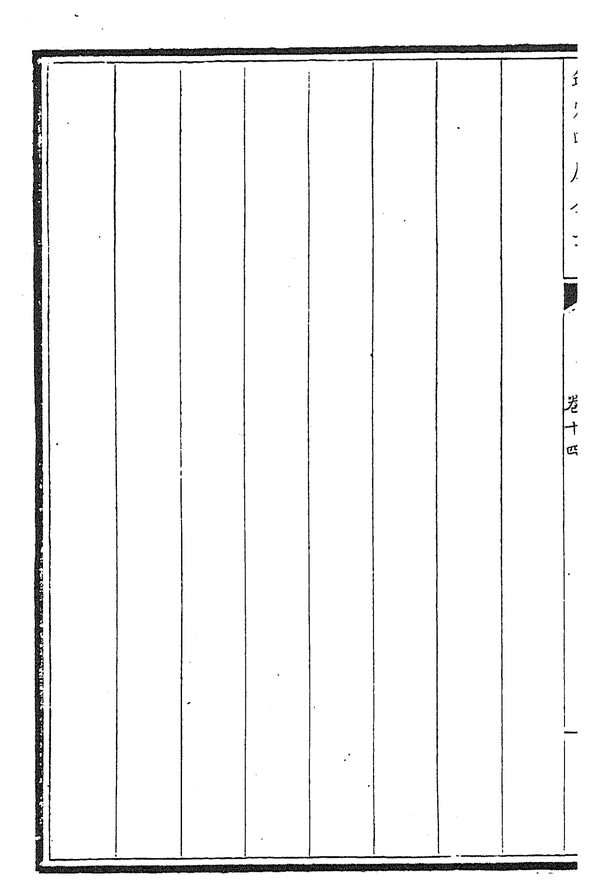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讀無逸

尚書自二典三謨以至商周之誥皆古先哲王明臣良輔相與咨儆一堂以為久安之圖後之言治者舍是無他求焉然取其近而切明而審天子臣民皆當奉以為規則銘之于座右者則無逸一書又為最要無逸者周公以成王初政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故作是書以警之也始言稼穡艱難重務本也次言前王之所以享國長久與後王之所以罔或克壽戒怠荒也次言太王王

季文王之抑畏卑服者欲其法祖也又言嗣王無淫逸
遊田而以萬民惟正之供者欲其無荒寧而省賦斂也
又言古之人猶胥訓誥胥保惠胥敎誨者欲其納諫也
又言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者欲其謹巳而無責
于人也終言嗣王其監於茲者言雖有盡而情則無極
故丁寧反覆欲其永監也自天命之精微至畎畝之艱
難無不備具豈獨成王所當奉以為龜鑑乃萬世之龜
鑑也或曰蘓子瞻謂周公作無逸上不及湯下不及武

王以為成湯武王非聖人此固非經旨矣然所以不及
成湯武王者抑亦有説乎曰成王守成之君也無逸爲
守成之君而作也與守成之君言守成之事則欲其法
守成之君故殷三宗皆繼體之君文王雖維新周室亦
繼王季而為諸侯也故不及成湯武王者蓋謂湯武伐
夏滅殷固不可與守成之君一例耳詩詠豳風書陳無
逸周公之教戒維慇成王之敬勤無怠八百之基定矣



讀董江都賢良三策

漢承秦敝文教未興高祖撥亂返正文景休養生息至于孝武表章六經興學校之政首舉賢良方正之士策之于廷而董江都以宿學碩儒實對其問首策陳天人相感之理二策言修明教化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三策勸帝法天盡性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蓋內聖外王之道修已治人之方無不備于三策之中而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武帝用之以罷申韓蘓張之學尤為有功于聖教使武帝信任仲舒大究其用則將有光于文景而賢相若蕭曹輩俯出其下又豈有窮兵黷武之禍舟車緡錢之失哉而擯之江都以終其身君子讀其策想見其為人葢不為江都惜抑為武帝惜也世之論者謂漢儒通曉經術宋儒深于理學夫窮經即所以明理而理學未嘗不東之于經術漢之董子宋之程朱又豈可以經術理學限哉程子曰董仲舒有儒者氣象可謂的論矣

擬胡安定置經義治事二齋記

學校為養才之地所以淑其性情俾歸于道德明禮義廉恥之習興孝弟慈讓之行以備國家異日之用古者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理未有不由于斯也今天子聖神宰輔賢明建中出治使天下郡各立學學有教授之員以誘廸秀民膺斯職者宜體君相牖民覺世之心彰古聖成德達材之教講明正學陶治羣英方為無忝余承命來是邦為多士師敢不殫盡心力以佐休明謹就

學中立經義治事二齋其有學識開通潛心義訓能辨同異不乖正道者入吾經義齋相與講求至是而浮泛剽竊持其偏見者不與焉農田水利會計邊防事之不可不治者也明于此者入吾治事齋相與究切實用而拘牽不通與夫俗士功利之談不與焉蓋明經所以立本治事所以達用本不固則用何由精而用之所以能達端惟本立是賴二者雖不可以分而教者當各就其性之所近多士尚體于意窮經者必因經以明事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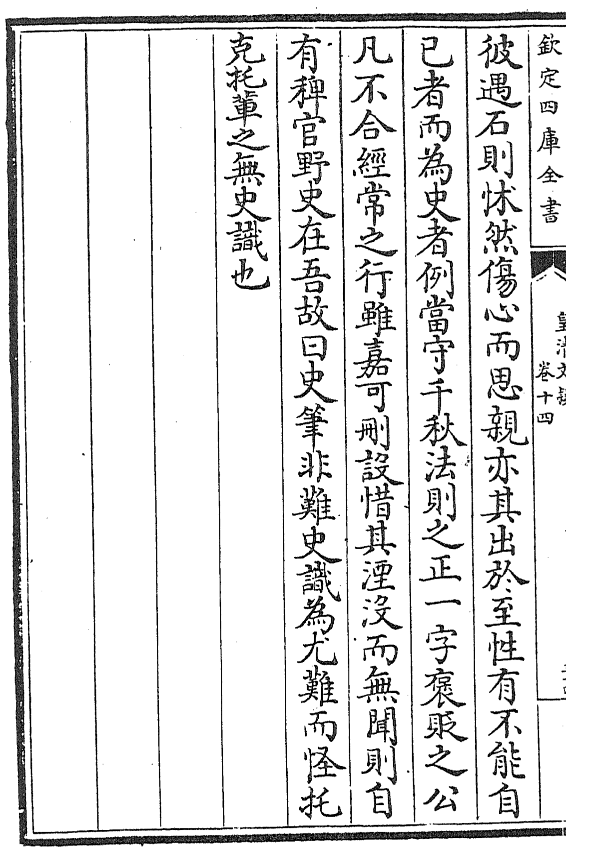
者必因事以求經體用兼修本末一貫而不為空言則豈惟不負教者諄諄之苦心將見才成德立濟濟彬彬異日立朝廷之上引經執禮守正不阿贊治分猷天工能亮者皆吾黨之士也多士勉乎哉

讀宋史徐積傳

予嘗讀宋史徐積傳載積孝行出於天三歲父死旦旦求之哀母亡廬墓三年哭不絕音又稱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未嘗不三歎史筆之難得而怪托克托輩之無史識也夫叢冗秃屑華而不實俚而不文如是者皆不可以當史筆無是病矣而一字之褒貶不足誅奸回於既往發潛德之幽光則不能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筆非難史識為尤難也故大惡大

善雖細行必紀反經由權雖嘉言亦黜積也孝書其生事死葬之盡誠盡禮足矣不應以其不用石𥗼與避石不踐之細行累孝子之大德夫積不用石𥗼不踐石豈非以其觸父諱乎諱亦出於禮而吾直以為累孝子之大德者其亦有說蓋禮云二名不偏諱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是在徵二字單舉之尚在所不諱必其姓與名合斯則諱而不敢稱然亦孝之小節而已矣若以父名石而子不踐石為孝則公子地之子當舟居而不履

地乎父名石而子不踐石人尚可能父名地而子不履
地人所不能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孝達於天
下必斷人人皆如已之孝於父母孝子之心斯愉快焉
令乃為人之所不能為以為已之孝過於天下人之孝
豈孝子之心哉故大孝莫如舜不聞其見瞽目者輒拜
而積乃令以不用石罷與避不踐石稱豈非累積之大
者乎然積非有心於為此以求名也觀其讀孝經輒淚
落不止雪夜伏墓側悲慟嘔血是乃本於天性之自然



彼遇石則怵然傷心而思親亦其出於至性有不能自已者而為史者例當守千秋法則之正一字褒貶之公凡不合經常之行雖嘉可删設惜其湮沒而無聞則自有稗官野史在吾故曰史筆非難史識為尤難而恠托克托輩之無史識也

摘莊子事為十二圖各題一章擬九歌體

姑射神人

雲巃嵸兮絙崇岡峯碕礒兮葉丹黃藐姑射兮名誰名若有人兮處其中冰雪肌兮綽約容乘雲氣兮御飛龍遊淩兢兮周八荒羌萬物兮被礴旁美莫見兮增慨慷

庖丁解牛

徹膈鼈兮炮羔與安胡兮楚苗薦庖丁兮犓牛睇理解兮崇朝既踦膝兮倚肩乃奏刀兮騞然經肯綮兮未嘗

況大觚兮是千繄遊刃兮有餘地曷試思兮其始難

支離鼓筴

嗟若人兮形支離肩高頂兮頤隱齊五管在上兮髀為脅其餬口兮以鼓筴無遠戍兮免常徭以病受粟兮養其身以不勞吾於是知神人之無用兮恒萬古而逍遥

壺子示機

神之子兮曰季咸期夭壽兮若神曷壺子之猶龍誕猶喻夫三淵雲出谷兮水行地彼寧知其誰何兮夫豈大

塊之有意鄭人之冥冥兮第未解夫四示詎吾宗之可常兮固知之人之未深思

列子食豕

歸來兮列子蹇宅外兮不可以止忘糠缶兮漿觴知食人兮食豕既復朴兮紛而封馳萬物兮無窮春蘭滋兮時雨秋梧飄兮涼風吾方與天帝同遊兮寧知日月之有終

儵忽鑿竅

斡元綍兮造太清曰渾沌兮爰帝名何儵忽之二子獨憧憧兮屢征彼報徳乃戕身兮人皆咎二子之不近情於乎儵忽兮獨非渾沌之所生孰能保此太初兮膏吾車兮吾將從

象罔得珠

赤水兮崑崙峯硱磳兮波汤淪君於焉兮夷猶駐芝蓋兮華軒遺玄珠兮屢索異哉象罔兮乃可以得余幼實此奇琛兮年既老而不衰怳偶遺之若失兮幸屢索而

得之吁嘻象罔兮得毋余嗤

輪扁斵輪

君讀書兮堂上臣斵輪兮堂下君之書兮古人臣之輪兮臣者疾則苦兮徐則甘應心得手兮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庸詎知臣言之非糟粕兮君幸恕臣之狂顛

東施捧心

有美人兮山之阿溪若耶兮村苧蘿常病心兮若思曠

雙眉兮修蛾姱曼睩兮層波彼何人斯强效為當閉戶兮貧去之所以美兮彼不知貌假借者盍鑒玆

濠梁觀魚

撰良辰兮遊濠梁眄遡波兮風廻風流澹湛兮水草芳鯈魚出兮游從容噞噞𧄼蓼兮之而張是魚樂兮爾我同聊容與兮斯徜徉吾固知之兮於濠之上

痀僂承蜩

爰有人兮形痀僂居楚野兮山之幽仰叢薄兮枝相繚

臂若槁枝兮日承蜩天地之大有所弗知兮唯蟬翼之是求蓋有道兮不與萬物為儔吁嗟斯人兮羌得全於天者流

伯昏論射

觀君射兮信奇鄰至人耶然凝登高山兮巉嶭臨百仞兮淵漪背逡巡兮足垂外揖君進兮君辭君於中兮殆矣挾弓矢兮奚為縱余目兮青天寄余神兮九圍永泊然兮自適歷萬劫兮不知

皇清文頴卷首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繆謨